原富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二

論國家度支之源

國家度支，凡所以衛民身家，奉養君上，與凡爲一國所必需者，溯所由來，大較可分爲二：一賦於民，一不賦於民。請先言其不賦於民者。

一國財之不賦於民者

財不賦諸民而爲國家之所有者，或在積貲，或在土地。其在積貲，則國家之收其利也，如常人焉，或自役其財，或舉以出貸。自役者所收之利，贏也；出貸者所收之利，息也。韃靼如亞拉伯之酋長，其所收財賦，大抵皆贏屬。擾畜牛羊，售其歲出之羔犢湩酪，已則爲群之牧長，牧其畜而兼治其民。雖然，部種之中，僅以此爲公賦，而足以周

事者。惟最初之群。粗具君主政制者而後能耳。

有時民主小部。以懋遷贏利。為其群之公費。此如罕布爾格民主度支。大宗。取諸酒餚樂肆。夫為一群之君長。而可以市儈賈業。斯其群大小。不必問矣。猶有以鈔業贏利。為一國度支者。則其群亂前為稍大。此不獨罕布爾格為之。如溫匿斯如安榮斯他丹為民主時。皆用此矣。或謂雖以大不列顛之大國。猶以版克歲贏濟其邦用。要為一策。不必斥為懲言也。蓋英倫版克。置母十兆七十八萬鎊。股利百率五分五釐。則以常法計之。費用而外。每歲贏應得五十九萬二千九百鎊。今設英國家以三分歲息。貸此母財於民。取版克以歸官。則每歲當得贏二十六萬九千五百鎊。以濟邦用。非小瑣也。此其言誠非妄發。所慮者吾英君主之國。上下侈富日久。時平則浮濫虛糜。若不甚惜。至於有事。輕惰妄舉。費常不貲。欲其撙節計贏。若前者溫匿安榮二民主之謹儉纖嗇。逐商利以裨國家。事固有謀是而行非者。吾於或者之說。誠不能無疑也。

國家以郵傳公諸其民。取其贏利以濟度支。此亦以商利足國之道也。設驛站於通國之中。車攻馬同。皆出帑藏。而郵政之利。復其所費。猶有奇羨。爲每歲度支之一大宗。夫以商利爲經營。行之於任何政體之國。而皆有大利者。以吾所見。獨此爲尤。其前斥之費。既爲不多。章程曉然。無難辦者。故不獨贏利之復。有恆而可恃。其事舉利收。若影響也。

案。郵政無論何國。行之皆有大利。他政往往經久而弛。獨郵政則日久愈信愈捷。而愈有利。此其樞機在國家之利與齊民合。上下同心。必求其政之至善而後已。故能然也。國家之利。在於郵傳之日盛。羨餘之日優。而齊民之利。在書札之速通。音問之靈捷。蓋其合者也。然亦有微異焉。國家常恐郵資輕減。謂減則妨於財賦。而民則謂郵政之設。當以便民爲要義。且書札交通。亦關民智。故郵資可減則當減。且資減郵多。國家亦未嘗失也。是其異者也。爲之折中其說。則民議優矣。

王侯君公好貨近利。常不惜以貴位尊勢。就匹夫市儈之汙處。雖然彼能得所欲者

亦傭耳。蓋懋遷之業。必勤苦偷嗇而後有功。以彼驕奢淫佚之人。冒而爲此。無惑乎什八九敗矣。即有狡黠之臣僕。爲之營逐。顧此曹之意。皆以其主之貲爲無盡藏。買者不必在賤。賣者不必在貴。一事之立。一貨之致。往往支料於幹。脛大於股。既爲王者用事之人。其居處飲食。亦擬於王者。脫有譴責。彼上下其手。則浸假與王者埒富可也。觀馬吳威爾所記墨諾思王羅連楚經商之業。可以鑒矣。虛靡僭濫。所費邱山。率之佛羅林司合業之民。乃鳩金爲償所負。而羅亦由此能業。終其身不復言貿易也。

事之必不可以一身兼治者。莫若治國與經商矣。往者吾英印度大東公司。即以經商而欲兼治民者也。既以遂利之私而爲汙君。又以臨民之尊而爲惰賈。則交相失之道也。向也彼專爲商。則商業整齊。而合股之家。皆有贏息之可望。自其兼治民之事。遂至三百萬鎊積貲。轉瞬告罄。且求助於英國家。以救不可收拾之敗衂。蓋前者專治商業。公司備貨之業。皆以賈將自居。自兼治民。彼固儼然官司之吏矣。官司之

吏其所以臨人自將者與賈彩固有間也

國之度支不獨出諸母財之贏利也其出諸府貸之子錢者亦有之蓋使府有餘財而不爲經費之所待用則出之以貸外國可也即出之以貸國民亦可也此如瑞士之藩納其中經費仰於息利者甚多其積貲所貸之國則英與法爲最鉅凡出財以貸他國其穩固與否視貸者用財之治何非其政府之信譭僭奢其國民之安危治亂與其外交之和平否也至於戰爭之際使貸者之國舉措不中一舉事之頃雖貸者盡失其財可也今世以本國餘貲出貸他國者獨瑞士之藩納民社爲之他國未爲此也

窣布附格有公典庫名狠跋氏者受通國民貲歲息百六公中用此得贊歲不下十五萬庫倫每庫倫約四先令六便士是公典庫歲助度支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鎊也

(今英國倫敦鈔市版克林立號狠跋氏街其命名昉此)

彭斯附花尼亞國無積聚其政府造實鈔以貸民取息佐度支其鈔約十五年取值

民欲貸者以地爲質價必倍所貸之鈔數而國家以令使民視爲法償得上下行用無所沮如是每歲取子錢約四千五百鎊彭因倫國得此其數已大半舉矣夫鈔必若干年而後可轉爲眞是無異於不轉之鈔顧其事可行而不至窒敗者是有三故一國民於金銀二品外更需他種輕簡易中抑或進口貨多所有金銀出以爲易者衆二政府恭儉安固素爲國民所信任三造鈔有節所造之數與所需金銀見幣之數正同設三者不備其事將廢故北美諸部用鈔者多然皆以無節貪多之故利少而害多也

案羅哲斯曰往者北美諸部皆聯約造鈔通行意以便民富國而於斯密氏所指三例忽不加省則行之無節爲國家致邱山之負貽害閭閻靡所底止此緣世俗之意以一國政府具無限權力可自無生有製爲楮幣使民間永永流行不問何時可以轉爲眞幣而邇古及今如一邱之貉不知誤者幾何國家至今者吾歐諸政家稍明計學不致重蹈覆轍議院中有舉此說人人知爲狂言雖有利口莫熒衆

聽。[illegible]無與治幾何者。言能[illegible]員為方。又如治力學者。言能為常動不息之機也。又系中國自南宋來。每遇國用乏絕。皆思行鈔。然往往敗。至道咸則有鐵錢。如當十當百諸重寶。此與不轉之空鈔。特五十步百步異耳。故圜法大亂。而於國家終無益也。近五六年來中國大費數起。軍興賠款。諸費勢將不堪。吾恐搜括不足。必有淺夫不學之徒。更勸國家蹈此覆轍者。則民生蕉然不終日矣。後有君子為國言財利者。尚深思斯羅二子之言可耳。

雖然以前數者之道理財。皆非為計者之經道。蓋為國之道。如置器然。必處於安而後可久。久而後可光大也。夫欲國之安。則邦用必求之於有恆可恃之源。而前數者。以言可恃有恆遠矣。故由是術者。必其國狹民寡。而後可使其民進於游牧。吾未聞以前術經國而可久也。

夫有恆可恃之源。莫土地若。故進於游牧而為地著之國者。則有公田。而以其租貢。供其國之經費。古者如希臘義大里之民主。用此制。蓋久而國用以紓。即至中古歐

洲諸國。其王亦私土壤。號冕旒地。歲取其租。供王用焉。冕旒地有畛。而古足以供國用者。蓋古與今殊。今國家常苦不足於費者。則兵政一事爲之也。待餱糧。具車馬。稱干比戈。至於征行交綏。皆有莫大之費。此其國之所以困於糧餉轉輸也。於古不然。希臘義大里之民主也。國之齊民。莫非兵者。自道路至於疆埸。徵發之後。皆其民之所自供。故雖數戰。於國家費少。戰之費少。故雖冕旒地之所出。以供邦用有餘。

歐洲古君主國。相矜以武略。民皆習戰。故於徵發調戍無難。拂特之制。遇軍興。民之應調者。常自給費。或出於所屬之小侯。酋長。國王。固無費也。至於他政之度支。則以文物之治初開。爲數蓋少。莫重於訟獄。則不獨無費。且有所收。其國有要功。若梁杠。若道塗。與夫城堡河渠之事。每逢秋收。其先後各三日。發遂公徭。足以周事矣。當此之時。冕旒公地之賦。王所用者。舍宮府而外。無所仰也。若夫王朝之臣隸。亦有之矣。主藏少府。爲之理財。主收穫長史。宮尹掌宮府。一切之政。車馬則有大僕僕射領之。

所居府第皆高閈閎厚垣墻設辟睨備寇盜與非常也王府諸衛之官蓋猶後世之總管而時平所祿於王朝者祇此區區文武數員已耳故以冕旒地所收者當之常綽綽而有餘也

柰羅哲斯曰中古之世王用所仰諸冕旒地之外尚有他歲入者蓋拂特之制如此考之古史知其時國王所築砦堡皆擇國中要隘爲之平時周巡傳食諸砦砦有總管指揮之屬以爲掃除供給之隸自大疫之後民戶日凋疎公地賃傭以耕不敵所費則務民占田歲責其賦而國王傳食諸砦之事亦自此罷也

自今日之治而觀之使歐洲君主諸國盡籍封內之田以爲王田而取其租以爲邦用吾恐其所歲入即以供平時之國用猶不足也請即以吾大不列顛爲喻夫大不列顛之國用當其無事以一千萬鎊爲之而稍不足者也而其國之地稅則不及歲二百萬鎊之額地稅者其賦於田租每鎊征四先令者也是爲什二之賦今其賦既不及二兆矣則以比例言其通國之租固不及十兆明矣十兆者大不列顛之歲費

也故曰使盡籍其田其所收之租猶不足於歲費也然此猶謂往者不及二兆之地稅盡出於田租也乃不知英之地稅雖名地稅其征者不盡皆田是劣二兆者出於田租者固有之而出於屋租者亦有之出於母財之息利者亦有之其不征者特出貸國債之歲收與夫斥以治嶨田疇者耳名曰地稅其所征者實以屋賃財息所得於邑居者爲尤多如倫敦地稅則十二萬餘鎊矣威明斯德則六萬餘鎊矣淮陀勒聖哲母斯二宮殿則三萬餘鎊矣其他拓溫若他錫特皆比例而征之凡此皆屋租財息之賦無有算於田租者矣夫使二兆之賦皆出於田租通國之租且不及十七矣矧所以爲此二兆者有屋租財息之賦而二者之賦且居其大分也耶則通國田疇之租不敷國用尤顯然也或則謂當履畝定賦之初其課租多不及實其與眞租合者不過一二郡而已故謂英之田租一宗已及二十兆之數此言予不敢謂然就令如此其私租雖及此數籍爲公田官吏疎於課耕濫於用財而刻於待衆其所收之租不及私家之半可也不及私家之四分一可也總而言之使英之冤旒地其廣

者過今其治田之道必劣於今其所收之租必不及於其舊勢有必然莫能逃也

案英國地稅於鬪鐸之朝乃用助法至明末國中內訌改用民主則行月會月會者諸部舉長老月估其中所出比例出財必洲其時之國用至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威廉馬理亞令民收地租一鎊者歲納四先令推之他取入利征亦同此號地稅其第一年所收計一百九十二萬二千七百餘鎊後不逾此故斯密氏云劣二兆也

夫通國富民之歲入其出於地者乃與地產爲比例非與田租爲比例也各國地畝之歲殖子種而外則以資民食或以易他貨爲民用故無論何事其能抑損地產使之宜多而不多者其所損於齊民之歲入過於所損田主之歲入也蓋田主之所得於地產者不過其租而租在大不列顛之中罕有逾所產三分之一者然則使以一法治地其租爲歲十兆更以一法治地其租爲歲二十兆而二者之名租均居三分之一則田主用前法損者不過歲十兆而齊民所損乃三十兆也其所留以爲子種

者固不計耳如此其民生之不蕃必適如此三十兆所減之數而害之深淺則視其民養生之事爲何如貴賤相去之異爲奚若也以地爲國家私產徵其租入而國用仰焉此今歐洲諸文明國所不爲者也雖然吾觀諸君主大國中所謂區爲禁地以爲王者私業者尚廣且衆也其地大抵多林囿國名林囿矣而行數十里不見一木者有之彌望荒穢燃砂飛蓬於養民殖財二者均無所益向使列國君主盡斥其禁地以售所得於價當至不貲然則轉之以滑償其國債以復其所舊質者其有裨財政較之禁地之所出者豈可等量而言耶近世治斸之地登租豐厚者大抵過三十稔之收以爲售禁地不闢得租益微則通四五十稔之收至六十稔者有之使列國斥售禁地則舊質可復此爲當前之利益數歲之後荒壤悉耕則國家財賦之源又進益化禁地爲齊民產業民力得有所施地實告登民食裕而戶口蕃民財既豐則賦稅自阜後此之利乃益大也

故國君擁禁地以收其所登歲有經入若於國民無損者而其有損於群實常較取

民他財爲更大爲國民計不若總禁地所收之數出專賦而悉供之而後取禁地以分於民發市出售使各得之以爲私產

而國家所宜有之公地則苑囿林墅凡以供通國之觀遊爲國土之景物與夫四達九逵所以爲道者耳此則不徒無所資出也欲其地之常通常治且宜歲出經費以爲之矣

故國中財產所不賦於民而國家可收之以爲經費者不外二途曰公積之財貨曰封禁之土地而二者之所收既有損於政體又不足以周事如此則文明治進之國欲國安而政舉者舍征民之財貨力役其道無由故民各出賦稅徭役以供公家者化國之通義也

二國財之賦於民而爲稅者

案斯密氏之言稅也總論而外分四支言之一曰稅於租者二曰稅於贏者三曰稅於庸者四曰雜稅而總論之中則先舉賦稅四例蓋自有論稅以來無如是之

精要而當於人心之公者矣夫賦稅貢助所以爲國民之公職者其義蓋本於分功民生而有群徒群不足以相保於是乎有國家君吏之設國家君吏者所以治此群也治人者勢不能以自養於是乎養於治於人之人而凡一群所資之公利若守圉若訟獄若道涂若學校身家之所以保人道之所以尊皆恃以生皆必待財力而後舉故曰賦稅貢助者國民之公職也向使民散而不處於群而人人力足以自衞智足以守其所應有則勢且無俟於國家而一切督奸禦侮之吏明刑司直之官皆可以不設推其極也家自爲政人自爲保雖無國家君吏之設可也雖生而不群可也顧其勢不能於是以分功之公理以保群治群之職委之國家而公出其所費於是勞心勞力之功以分而君子小人之職以異何則功分而費者職異而事精必如是而後生遂群和也故惟國家君吏有治衆取兵之權亦惟國家君吏有賦稅發役之政外此則爲賊也而世人狃於其事忽於其理至乃謂天子爲玉食萬方而黎民爲食毛踐土則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異乎孟子之

言而棼者猾吏無藝之賦所由滋也

部甲言之悉矣凡民之財貨要其終皆出於三物曰租曰贏曰庸故國家之賦稅亦必三物焉是出或取其一或兼其二或徧其三今吾之論稅也將以此為次首論稅之出於田租者次言稅之出於贏利者三言稅之出於力庸者四言稅之雜出於三者之間而匪所專擇者故本篇次段言國賦之賦於民者其言自分為四節而其三之中又自析為諸目蓋賦稅之事有上之所期在此而及其行之也出財者乃轉而在彼此非遞析而詳辨之不能見也

顧未論各種專稅之先有所謂賦稅四例者其理實行於諸稅之中非先明辨則稅之當否利病匪所折中請先言四例

一曰平賦因民力凡民出賦以供國用其上加征之時必求與諸色民出賦之能有比例夫有比例誠難然征者不可不以此為正鵠也蓋民有能否之差而所生之財以異能優者所生財多能劣者所生財寡多寡之財皆為國家之所保而後有以享

之今其賦之也亦以是爲之差是故蒙保深者出多賦蒙保淺者出少賦至公之道也賦用此例者謂之平違此例者謂之不平顧賦於民矣而於租庸贏三者或取或否則以言平難矣此亦制賦者所無可如何者也故此篇之論諸賦也凡如是之不平則言盡於此而不復論論者獨賦行於一物之中而顯有不平之弊者此固欲無指摘而不能者矣

案羅哲斯曰斯密氏國稅四例已爲後此言賦者玉律金科國家創一新賦必於是四者察當否利弊矣雖然其例未嘗無可議也如此例云凡賦必視民力驟閱其言若理之公且明莫若此者雖然微精以析之則斯密所謂力者果何解乎以力爲任賦之能歟則人將謂斯密氏之旨謂賦以產業之多寡爲差此昔者若[illegible]稅所行之而弊滋者也將以力爲享用之等歟則守財之虜宜先免稅何則彼未嘗以財奉其生其享用固最殺也抑將謂賦者以所受之保護多少爲差如斯密氏之自解而以爲最公者則婦人孺子國家之懷保最深仁政之行常先焉者

獨婦孺當深賦之耶必不然矣故此例乃之一言已不知何解邇言平平竊以謂欲通斯密氏所標之四例必先明賦所從出必有其餘之一例而後可議財之所生皆緣民力其所否者獨租而已租者其事起於土壤有限而民占爲產至戶口降滋耕者出穀其得償取酬乃庸與原母之贏利而有餘也且生財以力矣則力必有所養而後財生向使無以養力役者則力役事窮而財源以絕故欲財生必不宜於母財而加之賦稅加賦稅於母財者無異司汽機者欲汽力之長而奪其薪炭也故一言蔽之稅必在於價之過經者矣過經者有餘之謂也然則不獨養民之財不可以賦即教民之財賦之於國亦大損也文明之運日隆商工之事大抵皆待學而後能之故教養小民之費無異乎用之於浚田治圃造機械而飼馬牛也其不可稅之使減明矣教養而外又有所以贍疾病待羸老之資民不能常勞力也使一旦以筋力衰其勢即鄰於溝壑仁政所必不出也故力役受庸有三宜復而必不可賦者焉一曰所以食其功者二曰所以復其學爲是業之費者三

曰所以贍其羸病衰老者。庸去是三而外。是謂有餘。有餘而取之於民。生爲無傷。分言之者也。亦於國財爲不耗。合言之者也。是有餘者。則斯密氏第一例之所謂力也。故曰必逹賦在有餘之例。而後賦因民力之例可以言也。使上之賦民逾乎吾所言之例。將其賦爲苛爲不公。往者穆勒恩之而不逹。則謂民所積貯蓋藏。不可以賦矣。理嘉圖言之而不盡。則謂民之母財不可以賦矣。不知蓋藏不賦。國將取何者而賦之。而國所不取。固皆可以爲母財。母財不賦。是終無可賦也。二家皆不逹於賦在有餘之義。故云爾。

二曰信。賦必以信。信於時。信於多寡。信於疏數。上既定一賦之令矣。國之民所必供而不可以免。使取之不以信。斯大亂之道也。納於何地。收以何人。輸賦之月日。征收計量之何若。出財之多寡。必昭昭揭諸閭門。使國之人共知之。設其不然。則出賦之民。必爲催科索賦者之所捉搦操持。所喜者便之。所惡者大不便之。不便之可畏。則胥吏之婪索肥矣。故賦不信者。其吏必汙。其民必病。欲不汙不病。不可得也。信以賦

民。國家所不可不謹守而力行之者也。吾嘗徧觀有國者之賦政。知不平民猶可忍也。至於無信。其民未有能忍之者矣。

三曰便。賦必便民徵收之時。檢納之法。皆當以最便於出賦之民爲祈嚮。故田租之賦。宜徵於登場納稼之時。屋租之賦。宜收於賃者納儥之頃。如是則事豫而民之從賦也輕。大抵饒而非需之貨。國家賦之。則出賦必須用此貨者。其稅陰行於物價之中。於彼既無所不便。且購物之時。即納稅之頃。購之與否。一出於民之自由。使是稅而猶有不便。則民之過而非征者之失矣。

案。耶方斯尚有稅子不稅母。稅熟不稅生二例。此皆可賅於斯密氏第三例者也

四曰約。賦必約實。國之所收。與民之所出。必使相等。不中之賦。往往民之所出者多而國之所收者寡。其致此之弊。厥有四端。設爲局署。吏役衆多。所收之賦。大半爲其縻糜。或正賦之外。巧立名目。以爲侵漁之地。一也。賦設而民視一業爲畏途。由是而是業所養之小民。皆轉而爲遊手。且以取民之無藝也。民往往以畏賦而浪費自毀

其積儲。積儲既亡。而國賦乃無從出二也。賦行則必立逃隱之罰。科條煩苛。民舉手觸禁。往往緣是罰而破其家。遂使小民仰其母財為生者。從此無所託庇。且厚征誨匿。納若容之誨淫。洩藏之誨盜也。故賦愈重。則偷漏之姦。利愈豐。上既制為重賦以誘之矣。乃又制為嚴刑。以待見誘。所謂懸法誘民。使入陷阱。三也。夫民各有私。而經營之家彌甚。責稅之司。催科之吏。挾公家之勢。乃時時取民幽隱。纍之質廷。稠衆之中。此於上固無所益也。而於民有大損。且其損有時過於糜財。苟有其術。莫不求免。而官之徒隸。遂持此以為訛索搾噬之資。四也。統此四端。皆制賦不愼之大弊。黎民重困。而於國家財賦。不加毫毛。蓋其害不僅中飽已也。

右國稅四例。察其理則甚縝。課其用則甚宏。故理財言計之家。自非病狂。莫不極慮留神。求與暗合也。彼乃用其學識之所至。取前事為之師。制為征科。使富者出多。而貧者出少。至於征收之時。完納之路。亦未嘗不求信求便於出賦之民也。以云衆貧。彼亦焦然力杜中飽。使出賦者於正課之外。無所復加。而其財將悉用以濟國矣。顧

吾今試取古今諸國之賦列而勘之將見法有所窮意有所忽識有所不至患有所不祛求其悉合於前四例者蓋絕無而僅有也

甲論賦之征於租者

以下言賦取於田以租為比例者

用租之稅其徵收之術有二或沿舊令分地為區町圖甲之類而區有定額比例徵稅此不變者也或依每歲之納租多寡穀價貴賤為上下且地瘠田美則征多農廢田蕪則征少此隨時為變者也

如吾英地稅其徵收則用前術每鄉田畝皆依令甲比例估租其始估者固與眞租相若行之久遠勞乃懸殊農業脩進其估日以見少田疇荒棄其估日以見多考地稅之征行於威廉馬理岦之四載其時所估各嗎溫提田租已非翔實不可謂平故以四例繩之於第一例已不合矣然於其餘三例則無可議者其行令甚信其完納有定時皆在佃者秋成輸租之頃則於民便也賦雖完以田主而農佃實供之彼於

授田名租之時，固已豫爲之地，以較他賦，其所設司賦之吏，胥爲寡，則亦未嘗不歲，獨其賦額一成無變，故雖田治毋增，農主交利，而於上爲無異，所稅既輕，不足以沮農民之加毋，秋收之質降而愈優，秋收既優，則地產之值亦無由以益貴於勞力之民無損焉，然則此賦之累民，止於供稅以時而已，此固末由解免者也。

大不列顛稅畝之政，其信便而歲如此，有田之家，獲其利益，然此實丁天時人事之相資，不期而得，此非制賦者之始願也，蓋自威廉馬理當塵畝定賦以來，大不列顛之田，莫不降而彌茂，田租所得，歲以益多，今所質收之租，與古所名估之租，既以大異，則所征於租者，自日形其輕寡也，向使天時不齊，抑人事不臧，而田收降劣，則今之所謂差較而利歸田主者，不可見矣，故估額不隨世爲盈虛，不必於下爲益，於上爲損，田主得失之數，亦相半耳，假令百餘年來，田事異此，雖田主損而君上益可也，豈有常哉。

且國稅皆以泉幣徵，而估田科賦，亦以幣言，塵畝定賦以來，銀值初無大變，即國幣

權色亦無增損。向使銀之本值日騰。如美礦未出之前二百年。則雖賦額不改。田主可以大困。（羅哲斯云十五稘銀值無所漲騰。斯密所言稍失考。）又使銀之本值日跌。如美礦既出之後百年。將其事反此。而國賦以之大虧。至於國幣權色不恆。以同稱等重之銀。爲之名少。抑爲之名多。如一翁斯銀原鑄五先令二便士。以造二先令七便士。抑以造十先令四便士。將見前事於出賦之田主有厚損。後事於受賦之國主有大虧。

自此觀之。則知國家定一賦額。以征於民。往往以事勢不同。至於困民病國。況群之爲物。無歷久不遷之理。人有盡之物。迺欲以人力以造國家。設不爲窮變通久之方。則其物亦必有時而盡。故凡爲群制政。欲其彌久。不宜爲一切徇時之計。必使情勢雖異。而其制罔不宜。庶不貽後人以積重難致積弊難行之虞。此則道國者事事宜然。制賦一端。特其尤重者耳。

田租之稅。設與租之多寡有比例。又與田之治否爲升降。則稅之至平者。莫此若此

法國計學家之議論也。彼蓋謂國財究竟皆出於地。則諸稅究竟必皆出於地租。與其從末流而支節賦之。何若就其本源而總統賦之之爲得乎。且從本源爲賦。賦未有不平者也。其論如此。雖然。自我觀之。則彼謂賦於本源者未有不平。是誠爲論。顧田租之稅。果爲賦之本源與否。則未易言也。今無取故爲精深微妙之論。以求其說必伸。但試取國中諸賦而覈之。則何稅究竟果出地租。與夫有稅不以地租爲本。然易明。而群喙之爭。庶幾息矣。

案。法國學者之論。即中國一條鞭法也。然其論有不盡然者。使就一國而言。則賦加於進口諸貨者。於其地租固無涉也。且使外來之貨與本產同物。賦者免本產而獨征外來。則其勢將使本產者增價以入市。又賦加於出口諸貨而不掣還者。其所征之稅。亦與其地租無涉。若必以法計學家之說爲不可攻。而謂賦所由來。原於畎畝。則由田而征。所費最省。欲求合於斯密氏所立之第四例。國家誠何取於舍徑就紆。舍易就難。而一國度支。不於發場納稼時而徑賦之。必班班焉究爲

諸種之稅政乎今試使英法諸國計國中歲用罷一切之賦而悉取於租設所言果信彼有田之家必能展轉取償令彼歲入與前相埒設其不能則謂諸稅終出於租者不待攻破矣此所謂以矛陷盾者也

溫匿斯國中可耕之地主者皆以分授農而國賦則什租之一而征之凡田約其部省皆有籍錄而守之以司稅之官吏設田主自耕其地則官爲平估其租而於應約之賦五得減一故以田授人則百賦十以田自耕則百賦八

如是田稅其法實較英倫之地稅爲平然不若英稅法之恆而信其估稅往往於田主多煩費即其征收之費亦若較英稅征收所費爲多則其賦亦非甚輕矣

顧求其信而令征收費省者亦未嘗無術也假令官責田主農佃約者必錄於公其匿與錄不以實者有罰所罰之鍰告者與證者均分之如此則主佃不敢相阿爲欺隱以侵國帑矣且如此則主與耕者爲約之情皆可得

或田進或穀貴易約改佃之頃有加租然以避賦也田主常受賄於農承舊約而租

無所加此術於豪子最便彼得收厚賄於今而不恤薄租於後也然租薄則有田者實受其負且有時於佃者亦損而於公亦常損而無所利也何則農竭力以出厚賄其資耕之母財坐減往往出薄租難轉不若出厚租之易也故如是則耕劣耕劣而田實不進者通國俱損之事也必祛其弊則爲法使賦其賄倍於常租如此則民甚失利而退其術退其術則君國大利不僅主佃之無所損也

倘有立約受田矣其約中載明耕者當用何法歷年應輪種何穀凡爲此者皆緣田主自謂於田事甚精過於佃者就課其實殊不然也而佃者爲約所束縛不得爲所欲爲其效直無異於加租蓋加租者加於財也約耕法者加於事也而有損於佃者則同欲祛其弊宜爲法使賦於此等之租倍於常約庶此俗可易則於田事深有裨益也

田主取租於佃不盡皆徵以幣有任土取物者如穀麥牛羊鴨雞油酒之屬拉雜成租更有徵其力役者此皆古法廢即今行之於田主爲益常少於農佃所損恆多蓋

於田主所收之外常多浮費也國如是徵租者其農皆困苦貧窮租愈重則其農愈貧欲祛其弊亦宜以法賦於此等之租過徵繳者庶田主以失利而更張之亦農民之大利也

田主所有之地以自耕則宜集近鄉田主佃農使公估其租額以定賦所納之賦宜仿溫匪斯成法酌量作減以勸厥之但自耕之田宜有定額不得過廣耳蓋田主自耕其地常爲田業之登國家所宜獎者主者常雄於財雖於田功稍拙而食報常豐且毋厚則能試新法而其情又樂爲導倡用新法試而不善於彼所失蓋微試之而善則通國之利也雖然勸以減賦使自耕矣而於田又宜有畛域而不過假使豪富之民盡以其田自耕而不畀之勤苦儉嗇之佃者將舉國皆惰農治地鹵莽而歲殖以耗此不僅主者之失利也一群之利緣此而損國將貧矣

以是術行之則田賦無不恆常變之弊夫不恆常變者出賦之民之所大畏也且果使行之而善豈徒免不恆常變之弊而已治地之政將由此而益休耕稼之方亦由

此而益講凡此皆主賦之吏所可以計致之者也
國家裒集地賦凡租升降而賦與之俱者其所費自校一估而勒爲定額者奢蓋隨
地皆有稅司簿錄之煩估量之擔凡此皆非無費所能爲也雖然使得其術則其費
可使不奢而以較他稅所需之費常省且地賦者國家財用之大原他賦比之邈然
遠矣
夫謂稅隨租長故有田者不樂濬治其田此甚似之說而議者所據以右定額之制
者也地之闢也官不出毫毛之費乃從之而增其賦民情之所不願者也雖然國家
欲有以酬濬田糞畝之民亦非無術今使民於加毋糞培之初集司賦之吏與夫四
鄰之田主農佃公估其田之値然後按其所値定若干年許復其稅以酬其治地之
勞費則有田者亦未必不樂爲也蓋隨租升降之地稅其所以爲善政者以君上由
此常留意農政而樂於國田治闢耳故以勸君上則所定復稅之年限不宜過久恐
以利遠不足以概食租衣稅之心而置沒墾田疇爲何有何亡之數雖然使執兩端

而衡之與其爲期過近又不若立限之稍遠也蓋孤田主出財治地之心者其害滋於君上之膜視彼君上雖留意農政而樂國土之治固然勢高則不切意廣則不精其於一國之田其肥瘠相關之情終淺若夫田園則田主之田也身之衣食視此子姓之休戚視此則無憚寸寸而灌之稔稔而較之矣是故仁君獎長之於其國也務盡其力使田主耕農日求其田之肥美然而其道無他任民自由使各用其智力之所及而無所沮撓守衛境宇鋤絕侵欺使各享其勤勤所收之利賞而無所憂慮又爲廣通市場使得懋遷有無俾所阻滯設水澗隄塘道里通達河渠利安民之由之也費輕而事穩且交通萬國使無往而不自由懷保之周徧乎宇內夫如是而其國之田產不歲饒國中之地猶或荒棄者未之有也

案羅哲斯曰謂稅隨租長而民不樂治田此甚儉之理也且其事宜分別言之夫田疇加腴由於耕者之巧力則租增稅長非農人之所畏也若其加腴之故必藉出財之克增而所增之出加諸地而不復收如是而租增稅長者亦視稅則之何

如設其輕備公平農者亦不緣是而裹足也此如吾英之政民營一廛而貧窮以興廟以財治川事正與此吾未聞人以其國算緡之故而不敢積財則農何獨以田稅之增而遂沮其向往乎殆不然矣

又案中國近世士大夫亦謂國之財賦原本於農之說矣言變政者有唯存否獨至興農治地之業則舉國若一人無異議者彼見各省荒地之多遊手之衆則未嘗不大聲疾呼以移民實地爲救貧上策此其議固然顧吾獨恨其明於此而闇於彼有見於果而無見於因也夫地之荒也必有其所以荒之故民之貧也必有其所以貧之由不然則求利之事彼豈待勸而後知爲之耶惟其爲而無利故智巧能索委而去耳議者知務農矣而又爲閉關鎖國之說又於一切電報鐵軌通商之事皆深惡而痛絕之不知使貨出於地而莫與爲通雖國家今發甚鉅之款以備車牛借子種置屋廬於民民今爲之不二三稔其委之而去又自若也嗟乎理財之道通之一言足以蔽之矣今之憂貧者日求國富而惡爲其通此何異譬

者日進墳補之術而猶病人之二洩如是而不殺人未之有也烏在其能肥乎

使國家之治田賦也能爲之法焉不僅於出財培田之民無所於沮也且有以勸獎之則田賦誠爲最公最善之賦爲有國者所必資而於民無不便

田賦善者無論其國家流變之如何國中農業之衰廢銀本値易權之大小泉幣權色之重輕消盈無待朝廷君吏之更張自有以與其時勢相合世變雖異而其法之公且善自如如是則其法可垂爲常制而爲國家財用之源以比他宗之稅權必當時爲估而後徵收者其於國家繁簡常暫之情異矣

向之所言者上之所稽止於簿錄田約而已或以是爲太略則清丈測量之說出而重爲其國煩費爲此者其意蓋謂納者兩曹或朋比以詿誤國家逃匿正賦耳此如陀穆斯抵書則測量通國之田而著之圖册者也

普魯士王於其舊畿之田皆實測詳估而後升科且隨時覆勘加更張焉其制民田於歲値百征二十或百征二十五爲率教會之田百征四十或四十五息勒綳亞部

新以王令道測清估號最翔實如其制獨比烈斯老畢協之田計歲租百征二十五餘兩宗教會田皆百征五十其國朝種人及摩洛他官長則百四十其餘田大抵紳貴之產則百征三十八又三分一賤庶之產則百征三十五又三分一也

閭布希美亞國測田估稅之事治者過百年逮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以今王后之詔始告成功米蘭公國測地之政始於察理第六至一千七百六十年未竟綸者以爲最蕃沙衛與比德芒測地之政發於沙諦尼亞王也

普魯士王國之制凡教會之產徵稅重於常民蓋謂教會田業常以累國從未聞教會徵租有斥其財以溉田治地者故教會而富國之歲殖不以增加普王所以稅之獨深者殆職是故然他國之制優免教會田賦者有之酌減常率以爲輕者亦有之其不同如是米蘭公國凡教會田業置買在一千五百七十五年以前者其計賦僅取三分之一也

息勒細亞部凡貴人之田稅較庶民田產百率加三普王意亦謂貴人所享權利優

於齊民多取之政不爲虐庶賤之苦輕賦所以恤之然他國之制有反此者貴者輕而賤者偏重焉沙諦尼亞王國暨法蘭西諸部其王專稅所出號秦理地者其稅皆偏取於齊民凡紳貴之業皆免之

彼通測總估而後征田稅者其意本謂非如是必不平也然其始雖至平往往行之數年事俗異前則不平輒見爲政者設欲厯久皆平則必委曲煩重凡畎澮之變遷收成之互異亦不察而齊之而後可此爲政者之所難也昔普魯士布希美亞沙諦尼亞諸王國與米蘭公國之政府常有意夫此而盡心力以爲之矣然其勢卒不可以持久縱令能久而其事於出賦之民無益而轉以苦民者有之矣

一千六百六十六年法國孟陀班省以徵秦理王稅嘗精測而實估之矣乃至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所估已形參差欲補偏救敝政府舍令通省加賦十二萬利佛外別無良策所加者偏於秦理稅所及之所然賦之所出則僅由短估之田而過估者轉邀補恤之政譬如甲乙二所之田以見收實估甲應稅九百而乙一千一百利佛舊

估皆稅一千。今之加稅。皆以一千一百利。佛為計。然所加者僅取諸乙田。而甲則降完九百。故國家雖名加稅。實無所多取於民。加者專以教會估於今為過實者。獨所謂短估過估之分。悉由省中長老董其事者之斷決。則果平與否。又不可得而知也。

以下言賦取於田。以田之歲收為比例者。

賦於田之歲收。與賦於田租者。名異而實未嘗異也。雖其始皆農之所供。而其終則皆完以田主。農知所收之一分。將出以為公賦也。則精心為計。稔與稔較。而知是一分者於彼真值幾何。及與田主議租承田之頃。則豫減之以為約。此常道也。往者教會所征之什一稅。即與歲收比例者也。謂農承田之頃。有不豫計什一稅所值幾何者乎。未之有也。

教會什一稅。泊夫他賦之同夫此者。驟而視之。若至平之賦。然而實至不平。以地勢人事之不齊。其所取者於歲收之分雖同。而於租有大異。蓋使壤地膏腴。所收豐稔。往往但得其半。已足復農者之母財。而加之以其地通收之贏率。故無教稅。彼力能

以餘半納之田主爲租自教會取其什一之收彼之所納爲租者當減其五之一不如是不可以復斥佃而益之以贏率也故有教會什一之賦者田主之租不及歲收之半而僅及其十之四焉又使土田瘠确則其事反此歲收既償耕費餘者欲復農毋加贏非十分全收而留其八焉不可如此則所餘以爲田主之租已僅十之二矣顧乃前取其十分一以爲教會之稅彼勞必取此於租而減什二者爲什一矣故什一稅以田租之比例言之息土所徵不過什二每鎊取其四先令也确土所徵乃取其半每鎊取十先令也

教會什一稅其於租不平如是故田主爲所沮而不培田農人爲所沮而不脩業蓋培田於田主費重而農者脩業亦非廣費不能給也彼見教會不出佾尖之費坐享其厚利則人之恆情有相率厭耳誰復爲改良而勤苦者此如待蕢自有教會什一稅以來其種者囿於蘇格蘭數部之田至界外幾絕則以蘇用伯理斯白特教宗無什一教稅之事故能專此珍貴染草之利而歐之餘國不能也晚近待萁亦稍栽於

英矣則以議院新定以每鎊克五先令代教會諸什一稅之例故民樂從事不然會議部而外茅蒐之種終古不施可耳

大抵什一之賦在歐洲則教會征之在亞洲則朝廷征之其什一者皆非什一於租而皆什一於所獲者支那國用以什一地賦爲大宗顧算之至輕有數省所征尚不逾三十之一者可謂薄矣印度孟加拉未淪於吾英大東公司之先回教朝廷所取之地稅大抵五分所收而取民其一此額與古埃及所征地賦之額正同

亞洲地賦立法如此其君於浚疏田疇開道水利諸事頗爲留意如支那之皇帝如孟加拉之大蒙古如埃及之加迪佛皆於國中道路溝渠精心措治務使地產棣通市場廣遠農不病而蒙殖彌豐歐洲教會雖取什一之稅於民然以分而見少故於農事漠然雖鄉邑之內有四通五達之涂旋施可消之水農產之行銷益遠而其地之牧師神甫未見由此而得多則其膜視之也固宜故如是之賦稅收之以爲邦用則利弊尚可相抵以養教會則無攸利而徒形不便於民已耳

地稅之以歲收爲比例者征所產土物者有之定爲估折之法征以泉幣者亦有之爲一鄉之教士抑小康中產之家以田自養其什一之助與其田之租常以分收所產爲宜蓋爲數甚微而其田密邇常爲耳目之所及至於迥阡越陌之家所居在城市設用此術所失必多耳目難周物多暴殄執事之衆長僞傳欺至於國君任督稅之臣僕其所耗蝕比之富民又倍蓰矣蓋齊民雖至疏忽其督責用事之人常遜過於國君之嚴切者故一切公賦即物爲征皆叢奸弊往往取下至多而納之府庫者至寡聞支那之賦凡號貢獻者恆多如是監督官司皆顯其制之滑而不革則知任土之賦其便於奸利過徵財之賦遠矣

案中國當斯密氏之世其傳播於外國者夫已如是時至今日又何如耶大抵中國賦稅之事蠹於取下至多而納之府庫者寡二語顧其弊尤莫大於漕運而論者一言折漕衆難蜂起則正斯密氏所謂監督官司皆顯其制之滑而不革者矣

地稅以歲收爲比例而折納泉幣者其征法有以隨時市價作折者有畫爲定價一

如著令每布歇落麥折銀若干）不論征時市易高下者以前法征者其賦與歲收多寡有比例而賦之唯損亦與田之善瘠為差以後法征者其賦與所出之多寡無比例而與三品之易權圜法之精否所名之及實不及實為差故前取之賦以農收之豐嗇為升降後取之賦歷時久遠之後與農收豐嗇絕不相謀

稅於地畝計所收之幾分而定為銀數以為常額者則其事如吾英之地稅是已其額不與租為升降故於培田無所沮亦無所勸也英各部之變征什一稅事亦同此

當蒙古治印度孟加拉時其所收什五之稅亦為變征而其數甚微洎大東公司轄其地聲言公賦不及原額則數部之中有改變征之制而稅土物者然此舉實病農業且授稅吏以作姦中飽之枋故自地歸公司公賦之額皆不及前意者改復變征乃公司務估之利而於公司主人與其地之民庶則斷斷無所利而徒增費也

以下言賦取於民屋以賃租為比例者

凡居室之租可分為二其一為開架之租其一為基址之租開架租者其計造屋之

贏利也今有役財以造屋賃人爲業者欲其事與他業利均則所收之租必有以爲所斥母財之常息又必有以爲其屋漸燬之費漸燬之費者積若干年而與建造之母等也故一地屋租之升降必視其通行財息之大小使通行貸之息爲歲百四則造地不計其屋租當歲百六抑歲百六五矣又使通行貸之息爲歲百五則造地不計其屋租當歲百七抑歲百七五矣此其大較也使建造者贏不止此則役財者競於造屋而利以微使建造者贏不及此則造屋者日希而利以進此又供求例行者矣

居者出財賃屋計前利之外而猶有餘則所謂基址租矣使地與屋分主人此則地主人之所應得也自賃居者觀之則出此以獲其地之便美者也郊野之居去城市遼地賤而勢僻若是者其基址之租幾於無物即有之不過與種植之田租等耳若夫面郊背郭城市密邇有水木之勝風土之宜若是者其基址之租甚大以欲得者衆故也是故基址之租以都會爲最貴所居之地爭者日多而其所以爭者皆有其

故或便於貿易或樂於州處或覩於奢豪大抵各有所尙而基址之租以與

案羅哲斯曰基址租最大時莫若邑中可用造屋之地歸於不數人之手彼尙以是爲辜榷也每見通都大邑之中貧民所居湫隘囂塵蒙人道之大害者皆緣其中地歸辜榷之故至於承地之儈相約爲聯則其爲虐滋甚而國家又以法使承約者不得過四十年則室居愈無改良之望而屠門蓬戶之民益侷仄於此吾英都邑中所屢見不一見者也

今使國徵屋租之稅令計租爲完此出稅者果爲誰乎一言蔽之屋稅與造之家必無與也就令及之其勢亦不可以久蓋使造者不獲通行之贏而有以復其母則彼將棄其業由是供少求多不幾何時而建造者之贏及率故曰必無與也然則稅誰當之曰地主人與賃居者共當之

今試設一人焉自揣能任歲六十鎊之屋租而其國屋稅於租爲什二設是人還賃一六十鎊歲租之屋總其居室之費爲歲七十二鎊矣此過其力所能任者十有二

鎊也如是則降求其次而出歲五十鎊之屋租益以十鎊之稅而居室之費乃適六十鎊爲力所能任者彼緣國稅之故而失其十鎊所可得之加美與益安雖然是所失者未全失也彼將以有國稅之故歲五十鎊今賃之屋居其美與安必勝於無稅之時所歲出五十鎊之所能得者何以言之蓋有國稅則如前喻凡中求此六十鎊之屋者少此一人之爲競爭而下之以有國稅凡中求五十鎊之屋者其爲競亦必減至於凡中求四十三十諸租之屋者其爲競亦減減之至於最下之屋租而無可減則其中於此一項競欲賃者乃益多焉夫競者之減非徒減也其勢將使屋租以微然而微矣將無所損於建造者之間架租損間架租而不能其勢必損於基址之租而後可是故屋租之稅於建造之家無與也必出於賃居之人與夫基址之主賃居者以稅節其居室之便安主地者以稅而減其基址租之所應得此可知者也若夫一稅之收賃居與主地二者各出幾何則不可知者也以吾意言之大抵二家之分方緣外事而有異遐邇之非境既殊雖二家之分大有逕庭可也

是稅之行也，於主地者爲不平，以彼與賃居者之所出，或相逕庭之故。而是稅之行，於賃居者不平，則以故不出。夫此蓋一人所出之屋租，與其人居養之全費，其相待之率至不齊，而常以貧富之等爲差。大抵富貴之戶，此率亦高，等而下之，窮簷之民，此率最下。貧人求一飽難，故資生之費常爲大分，脫有所得，則先覓食。而富者所靡，強半皆華侈驕奢之事也。然非先飾所居爲輪奐之美者，則華侈驕奢無所傅，此其居室之費所以常多也。由是觀之，屋租之賦，富者所出最不貲，然則損有餘，副不足，名不平而實至平也。國家有所賦，使富人比例其歲入以從之，最善之政也，即有時而過其比例者，亦未爲甚苛也。

案，雖有斯旨，世常稱屋稅爲天下至平至公之賦，意以謂人之財產必與其屋租有比例也。雖然此言之果信與否，未易決也。夫使擇地而居，一切皆爲民所自主之事，則稱視其財之說，固可信也。假使擇居之事不出自由，而其中屋租地價，又爲專權者之所持，而自然之例有不行者，則民既病於租矣，又病於稅，豈非重困

之道設郊野之屋廬其居處之安塗墍之美與在倫敦者埒也而租不及其四之一至夫貧民之居尤相絕工人倫敦所賃之室狹隘極矣而其租與近郊之堅牆廣宇者常相若也租何必與財力有比例哉

屋租與田租若同物也而因果大異田租者以市用地之權用之於生利之物者也田常有所生也屋租者以市居處之安用之於無所生者也其間架基址舉無所生焉田租即出於其地而租屋必以他所所生之財償之故其租之稅必出於他所所生之財或出於庸或出於贏或出於租舍三者無從也賃居者之出是賦也於三者不專於一雖然供之與完他日用常物之稅等耳故以常道言之視民財產之多寡費用之廣狹於他物難見於租屋易知於此而立比例征之其所收或過於他賦第使征之而重民將去高明而就卑狹而費其財於他道耳

欲審屋租之高下而求其近實無難其術與審田租之高下差相若屋之未有居人者宜免賦賦之則屋主人以無用無所能生之物而被厚征非平政也造屋自居之

家其出賦當以可得之租爲比例不宜準以造屋之費設準造屋之費而征之將國家但取什一二之賦可以破國中富民世業之家吾英最稱饒富與夫閥閱彪炳之第宅其潤屋飾觀大抵無所惜費使但以百出六七之稅計所費者以爲征則征者與其家所收之實租相若此觀物稍審者所共見也彼皆數世積爲綢繆以有此高明輪奐今日之美然所費雖廣而設令出以售人其可易之財不能若此鉅也

基址有稅其政較閒架之稅爲尤平然基址稅矣屋租不緣此輒增也其稅必有地者之所出而有地之家事同辜榷必求極其租之量而後止使其所據爲便地佳境則必有爭而欲得之者而地租之大小視此爭者財力之何如故凡國地租都會最大爭者衆而各具大力故也爭地者之富不以基址之稅而增則彼之用地亦不願於多出費也夫是稅出居者抑出於地主人固無問也但使居者出稅彌多則其欲地之情彌減而爭之意殺故事勢遞流基址之稅必終出於有地之家而後已若夫屋無居人其基址之不宜出賦則理之易明者矣

案羅哲斯曰。謂基址之稅。雖出居者。其稅極必在地主。（計家謂歸極出稅之民曰稅極。）此說也。吾不能無疑。必其如此。須居者與地主先有成約而後可。而法又未嘗以此許民也。蓋計學公例之行。必任物競之自至。使其爲民俗成憲之所沮。則有行而不盡行者。斯密氏所言本爲公例。然租之爲物。沿夫民俗爲多。是以不若他貨供求。其例之速而易見也。雖然。基址之稅。天下最公之稅也。地而有租。其事不本於力役。亦非因地主人加費而後租增也。其有而增。原於一國之富庶。地主人方以庶富而收大利矣。乃不出賦。是因群之利而自免於群之費也。可乎哉。按羅所指之稅極。與云民俗成憲可以沮抑公例之行。使之隱而難見。皆計學中要語。學者察之。

基址之租。與夫尋常之地租。皆歲入之無待於勞力役財者也。故雖賦之以助國家之經費。民之生業。必不由是而加沮。一國土壤之所登成。民力之所營構。凡一群之財力。未出是賦之前。既出是賦之後。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故基址之租。與夫尋常之

地租民財中之可賦以助國者莫此若矣。

責賦於基址之租，實較責賦於尋常田畝之租爲尤宜。蓋田畝之租，有時亦以有地者之勞力役財，加浚闢而其租以優，使責賦過重，恐地主培溉之情因之而沮。至夫基址之租，其所以過常額者，正爲上者政平民康，生息理極之效也。以國家通商惠工，丕冒闤闠之故，身家殷賑之民以多，而地之租率以進，蓋賃地者之所償，過於地主人之所應得者遠矣，而誰之力哉。夫其利之進也，既由國家之治理而致之矣，則使之有所多出，以佐佑國家之行斯治理者，固天下至公之道也，而誰曰不宜。

歐洲諸國，於屋租征稅者多有之，然吾未聞有獨區基址之租，而別加以算者。意者定賦之人，以分析爲難，於屋租之中，不知幾何爲基址之租，幾何爲屋架之租也。雖然，特不爲耳，果必爲之，吾未見二者之眞難析也。

大不列顛屋租之稅，其比例之法，與用之田租者略同，而混而名之曰地稅。其算於每鄉每邑一估之後，勒爲定額，其始固已不平，至於今其不平自若。通國之內，大抵

稅於田租者重。稅於屋租者輕。僅有數部。初算甚大。而後之屋租降賤。則所謂每鎊三四先令之稅。云與其屋租之眞實比例相符。不居之屋。雖令所不免。然估稅之吏。多優免之。屋與屋論。則以有免者。其算或稍不齊。而總一部言之。則其稅額無所出入也。有時以新造新脩之屋。其租以增。則稅之增減。部自爲政。緣是而屋租之算愈有高下。

荷蘭之稅屋也。不問所租之多寡。不關居者之有無。比屋估值而稅。百率二五。其算旣重如此。而責不居之屋出賦。同於居者。則厲民之政也。荷蘭市息率不逾百三。今屋稅以百二五徵。加於全值。則其數過於出架租之三分一矣。雖其估稅不平。然常劣眞值。屋宅設更造若脩拓。則更估以定賦額焉。

英國定賦者。其稅屋不一術。然皆謂欲定屋居之眞租值難。則別用他易知易行之法。以爲算。自以爲其事與眞屋租有比例也。

由是則爲爐捐。每爐稅二先令。然欲知人家幾爐。吏須入人室數之。則覩幽隱人人

以爲大戚故當察理第一民訛以後國以此爲侵民自由之政罷之次是之稅則每屋居者出二先令屋十窗者加賦四先令其二十窗以上出八先令復改云居屋二十窗者出十先令其三十窗以上出二十先令民居戶牖可從外數無入室闚隙之嫌故民視之不若前者爐捐之難忍也是稅不久亦能而專行窗捐然亦經增改今之窗捐（自注云一千七百七十五年首月）令曰凡英倫境內屋各稅三先令外其家不逾七窗者每捐二便士遞加至其家有二十五窗以上者每窗捐一先令以爲率其在蘇格蘭境屋各出一先令外窗捐如之

所惡於若此類之賦者亦以其不平也且不平而害其賦之病於富民淺而被於貧民深邊鄙之室居租十鎊者其窗數或衆於倫敦之租五百鎊者前屋之民雖貧後屋之民雖富而自窗捐行其出財以供國用也貧民重於富民故此類之稅爲反於昔之第一例至以餘三例繩之則可議者尚少也

爐窗諸捐與夫他類之屋稅其勢皆可使租微。蓋居者出稅漸多。其出租之力斯絀。

吾英自行窗捐以來。凡吾所知之城邑鄉野。其中之屋租。皆有日貴而無日廉者。此可為吾英庶富之符驗。蓋庶故求屋者日多。富故民輕於出租。庶富之進之也。於窗捐之抑之矣。然則使無窗捐。屋租之騰。當不止此。無疑義矣。

案爐窗諸捐。所以為不善者。非以其取民之深也。且其弊不止於不平。所尤不善者。以其與民養生之道相反故也。夫養生有二大事焉。曰天光。曰空氣。故居暗室者血不華色。處濕土者致疾疫。而澄生之術。尤貴洞日夕月。吐故納新。皆此理也。自爐窗稅行。而小民惜費。塞其爐則室中之氣不流。堆其窗則陽光之入至微。爾家何術不可以賦民。而必取其財復斵其生如此耶。其行於英。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而始罷其令。亦云晚矣。

乙論賦之征於贏者。

財生於贏。可析為二。母財之息。一也。餘於母財之息之外者。二也。故欲加賦於贏。前

者可賦。而後者不可賦。後者所以酬役財者之勞勤。與其危失之數。且其數往往不多。使其無此。則役財者其勢不可以長。故使遞以全贏比例出賦。彼勢必轉而求諸贏率。使之加多。抑取諸財息之中。出之益少。舍二者無他道也。設彼於贏率增多。則所征之賦。雖出於役財之家。而賦之歸宿。乃在二種之民。何以言之。如彼用其財以爲樹畜農牧之資。將於所收之穀麥牛羊。留其多數以自補。如此則區以爲租者必微。租微是賦之歸宿爲田主也。又使彼用其財以爲懋遷製造之資。將於物價騰躍以爲厚利。價騰是賦之歸宿爲銷貨之家也。使彼於贏率無所增多。則必於財息責其全賦。有所資貸。其息皆不逮夫其初。如此則出賦者以財貸人之主也。總之責稅於贏。其勢必有所出。不出於彼。必出於此。使皆不能。則其業廢矣。

案。羅哲斯曰。若闘穆勒言。賦之加於贏利者。其稅極往往即在當時出稅之家。不能由甲而移之乙。能者獨一二業耳。如釀酒之家是也。使斯密氏所言而信。必贏率一事。純爲物競之所定而後可。然而商賈交易之事。物競亦有不盡行者。故價

貴有不必避價賤有不必趨而交易各從其所稔信者如此則賦立之頃凡前此之得利而僅足以存者其業必僨緣此而同業者希希則留於其業者利進而其力乃足以供賦故曰賦出於有餘吾於此又悟其例之無往而不行也

至於財息驟而槪之若其物之宜賦可賦與國中之田租其利爲既酬勞勸計危失諸費之後之所餘無二致者夫賦加於田租其勢無由令租長也何則一田之所收自復農所斥之母財而益以通行之贏率其所實留者既賦之後不能多於未賦之先也然則等而論之賦加於息利其勢亦不能致息率之或增明矣一國之母財等於一國之土地既賦之後其多寡廣狹固無異於未賦之初吾向者嘗於部甲言之矣國中通行之贏率其隆殺優絀視母財與民業相待之率而民業爲數又非財息之稅所能爲增損也故使母財之數賦前與賦後無殊則通行贏率之大小賦後亦必與賦前相若然則贏利之中其以酬勞勸計危失者其數亦將無以異何則勞勸危失爲非息利之賦所能更也夫之數者既賦之後既皆無以異於未賦之先矣則

贏利之中其所區以爲息利而爲母財之主之所應得者亦必常如是而非賦之所能增損明矣故曰財息驟而觀之其宜賦可賦與田租無二致也

雖然有二故焉遂使財息之宜賦異田租一凡田積冪之大小所値之微鉅必不能爲幽隱難察之端而常可以計量至於甚悉而商賈所具以經營之母財恆局秘而不令人知能測而悉殆未有矣且多寡屢遷不獨以年爲盈虛也且以月日異焉今使以國家之稅於息利也常取其所甚秘之事而評之母財且暮之與賦者必與知之若聿吏之朝潮而夕汐者此其煩擾殆非人情之所堪任者矣

案算緡之事其爲病民不待論矣然吾聞美國行業產稅一切聽民自占不設法令以待逃隱然上下廓然無欺匿亦無逆詐可知民德稍進雖至不可行之政皆可以施往往縱任其民而其民轉厚自愛彼任法術者烏足以與此乎

二田之爲物地著不可遷徙而母財之移從至無難也田之主人雖有在邑在野之不同然大抵皆人與田同處於一國至於母財之主全地之民皆可爲之不必專之

於一國一都也。設一種稅致其所經營之事不得自由。則移貲他所。不受苛吏之誚

苛誅求。爲易易耳。夫行一稅致一國之母財盡徙。則其國之生業掃地。蓋耕田力

作。無往而不藉母財。母財既亡。其君民乃至交困。不獨可征之贏利無有也。恐租與

庸從之。則更取何利而賦之乎。

然則母財所生之利。國家終無術以賦之乎。曰有。國不得已而賦及母財者。則與爲

其術。毋爲其疏。爲其急。毋爲其緩。主於寬大不苛。清靜無擾。而任民之自占。夫爲此

不苛無擾者。正所以救其賦之難平而不精。民知上之取我者甚微。則雖他人之占

不以實。彼亦無概於其隱。

英國所征之地稅。制者之旨。所以征財息者。與所以征田租者。蓋同。如田租之稅。每

鎊例征四先令。是爲五分租之一。故原制所加於財息者。亦欲五分所收之息而取

一焉。先是倫敦息率。爲歲百六。則每百鎊息錢應征二十四先令。此爲五分六鎊之

一也。逮息率減爲歲百五。則每百鎊應征二十先令。與相降也。考地稅之制。國家歲

貴定額而國中之野與邑分征之以足其數然於野取其太半其所取於邑者則又以征於屋租者爲多故雖賦財息而財用於力田者不賦用以貿國者不賦賦者僅在二三之邑業而算又遠在資用母財之下也故其原估雖至不平而民未嘗病之緜鄙郊廛田宅母財之數皆一估而勒爲定額不更張也況近世以來國之庶富交臻田宅之值既增母財之積益廣所謂不平總微雖見矣又每邑所征既爲定額其數皆可豫知而無無恆漲縮之弊民尤不覺其賦之行也總英國之田其舊算不及半值至於母財則舊算五十不及其一也邑居數處如威明斯德其市業母財皆不征征者專於屋宅獨倫敦則與此異耳

夫國家以賦稅之行而孰識民之幽隱此最煩擾最病民故各國成賦莫不講避之此如零布爾格民主國中之民法產千者必助國家以二五零布爾格民大都皆商賈則是稅加於母財者矣每歲納賦之日縣官坐堂皇聽民自占產置諸於櫃民自具所應助者投其中而誓曰此某某產千之二五也若有欺者天神鑒之誓畢而退

貲不問其財之多寡亦不驗其所納之貲否也然其賦悉以謂不欺若民主小邦下任其上群知國有歲用非此不足以立則如保公衆皆樂出資就令無良其數必寡此其術固可用誠信不給非舉事也矧乎其有帝天之臨耶且此不僅見於牟布爾格之民而已

瑞士之安德武德社常有風泉之災而國之大費以起過此則民集於公會自占所有以待賦民慷慨自言未嘗稍蔽匿也其在丹列社國有所費民亦比例其歲入爲征法皆盟而自占民各相任未聞或疑其鄰之隱匿者若巴塞勒社國用仰於出關之貨稅民會盟自誓每三月完所稅者由是商賈之家各自簿錄其所售至期則其錄與稅獻之主藏無或逋欺諸如此倫其賦於民也法至簡易然未聞以信任其民之故其國賦稍有耗虧也

於稠民廣坐之中以盟詛自占其財之實數此在瑞士社民之中爲之甚易而在牟布爾格則爲厲民之政矣何則其民業之情異耳仰機射利之商其治生如用兵然

使時時以其實情宣暴，則貸資皆梗，而所貸必敗。獨至纖嗇勞苦之民，不覬機利，則雖以貲寄之實告人，未嘗病也。

近世荷蘭，以攤立鄂梆資主之事，國計民產，各出百二之算，其完賦一如罕布爾格。而民亦無欺匿者，此其事較之罕布爾格為尤難。然而民樂之者，則以既廢舊政，而樂從新故耳。國有大緩急，資民一時之力，其勢固不可常也。當是時，荷蘭息率不過百三，今乃計全產以百二之算助國，此以息利言，則稅每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蓋其時出財之民，至息盡侵母者有之，幸其一用而能，故民猶可以自勉。設其常用，則將使民業掃地，雖欲勉必不能矣。

如是之稅，其法皆稅子而不稅母，如英之地稅，其所算亦息也。算財之息，與算地之租，均租一鎊者稅四先令，故息一鎊者，亦稅四先令。罕布爾格并列諸賦，皆加諸息利者，其以母財為算者，獨荷蘭耳，故其賦可一試而不可累行也。

以下言賦之加於專業之羸者。

譯書院印

歐洲諸國賦加於贏.有僅在專業.而不必凡贏皆賦者.其事往往在商賈而加於耕農者亦有之.此如吾英之稅.責諸叫市衒鬻者矣.有責諸牽車負襲行賈者矣.市之輿籍有稅.酤麥酒者酤燒酒者.皆有專捐而後許入市.近歲兵事.則城市之店肆皆稅之.制賦者曰.兵事之所以起者.爲保通商也.故商賈有佽助儲胥之責焉.

雖然.彼不悟凡如是之稅.名爲責之商賈.而實非商賈之所出也.物競盛行之世.往往商賈之贏既微.欲其出稅.勢有不可.故其終極.出此稅者.皆銷貨之家.商賈先完其征.而徐集其散者.散者之所集.優於先完之數也.

使其爲賦也.於業之大小有比例.則賦必銷貨者之所衆出.而於治業者無所責.使於業之大小無殊.而責從同之稅.此亦銷貨之民之所衆出.而於治大業者.利於治小業者.彼此如城中每車.七日責捐五先令.每籍歲責捐十先令.二者皆業畜車籍者所先納.然於其業之大小.略有比例.則大小二業.無所偏利.於其閒如酤麥酒者.歲完縱容稅二十先令.酤燒酒者.歲完四十先令.酤葡萄酒者.歲完八十先令.凡此

皆不問所酤之多寡故售多者利而售寡者若畸重焉蓋售多則復其所稅甚易而售少者較難故也雖然以其稅額甚微之故雖有畸重民不知之且或謂酤酒之業固宜抑之以稅者也至店肆之稅一概不爲此例則無可如何者耳設必比例爲之民轉咸怨何則生業之大小與財之優絀民所甚秘而難察者也向使稅之者多則業小者廢而業大者僅存則彼將爲壟斷而制高價若此則不惟不病其業且以利矣英國於一千七百五十九年議行店肆之稅以有弊罷而有助餉之設

吾歐賦加於贏利者多而最要者莫若法之泰理稅其稅加於農人所用之母財而課其贏利者也

歐當拂特之世大抵治國少而亂國多王之取民也邁其強梗而賦其良弱者其小侯於通國共主有事則助之以兵與財然無常額貢賦王亦不能強責之也其時歐之土壤耕者皆拂特之臣隸降及中古稍稍自立故農民之得地也或由於王或由於拂特侯伯此其先皆奴僕也如吾英之鈔佃矣一佃之受田於田主有籍易佃則

鈔錫與之以為據故曰鈔佃）亦有不受田為產但約若干年耕而納小如是者謂之約佃約佃之得自主過於鈔佃也拂特之主日削農隸之家降益以富而多自立者則心忮之而樂從國王之加賦於是乎有泰理之稅始泰理稅之所爲必其先之爲王臣隸者是爲真泰理近世沙的尼亞王所收地稅如在狠維突普羅惟因陀非尼不列登尼孟陀班諸省亞庆埃有二舉部（其民自擧理賦治民諸官故曰舉部）及他法國縣也皆此類也他國王之賦其農也不必其始之爲拂特佃者亦有之如此雖名泰理與原制異號私家泰理法國諸省稱舉部者皆行此稅泰理真者不徧及故其稅爲不平然皆有根據至於私家泰理則擇肥而噬則不平而且無根據者矣今日（一千七百七十五年）法國私家泰理行於二十擧部歲入四十兆一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佛十六稣泰理之賦無常額歲以不同王監稅司以察諸部豐歉旱潦依以定賦大抵每省各分爲若干舉部令省之歲賦衍舉部視豐歉民力爲貢有差然稅司欲第民力高下其勢不能雖極廉公然往往所察不得實省所出賦

第諸部之民力分出之部所出賦第諸鄉之民力分出之鄉所出賦第諸家之民力分出之而出者皆歲歲異者察以稅司部察以郡官鄉察以鄉吏可謂綱矣然其誤者不徧耳目有所不周傳聞有所誤謬也愛憎之私朋黨之異往往亂之故民出賦者其自任幾何未容之頭末由知也且有時已窮矣其所出不止窮者蓋使不應稅而稅抑應少稅而多稅其人訴於所司則明歲更估應加賦餘戶取以遞之又若應出者力不能出稅吏先之以納於王明歲則加餘戶之賦以償稅吏又若稅吏逃亡則舉者之鄉民共承其缺更發財以納王之稅府其發財常取鄉之富者使先出之明歲乃加通賦以償富者其政之糾繞如苛如此

凡專業有贏稅實者皆節其入市之貨使取於價者足償其所先之賦而止或節其治貨之母財使貨少而供劣求贏如是則價騰而賦出於貨者矣獨其賦加農之贏利則農之斥母不可收其爲地有定限而所納之租如之欲善耕其地非母財之足以爲耕不可使收其母則稅與租二者皆有力不足之勢矣欲其力足以供稅必求

產多而入市之土物大進故農贏之稅勢不足以救穀賤也穀賤則出稅不在貪者而在農矣雖然農之計毋以爲贏也其率與他業等耳設不及則農業坐廢故是稅既行之後使農而猶求常贏之率也其勢非節之於租不可稅之進租之退也故是稅加諸佃約未滿之時農受其敝至於更約改佃則田主未有不受削者也

國有私家泰理之稅者其算農也皆約農者所出之母財是故農居是國不敢見其良牛馬而常以飢羸之田畜腐敗之田器爲耕蓋其意畏君上之誅求無已也則偽爲貧乏以視之雖然此非計之得者也彼之所失於耕者較之所匿於稅者相過遠矣雖以農功不精之故穀之入市者寡然而騰於價者亦不足以酬其所失於耕者而田主之租愈以少矣蓋以農功之窳國與農及田主交病推原其故皆泰理之稅職之矣夫如是之賦其勢足以竭國富之大源此予於部丙所前及者矣（見部丙篇二）

北美南部洎西印度所行之頭會以墾田者所畜之黑奴爲算者也辨其賦義實與

賦農者之馬牛同科然則是亦賦之加於農毋者矣墾田者以一身而兼主佃謂之佃則先之完稅者也謂之主則終之出稅者也凡田奴算頭會歐洲之古國皆行之至於今俄羅斯猶如此以其加諸奴隸也故常俗謂國有頭會乃民爲奴虜之標識雖然未有爲奴而能出稅者也故出稅者不關爲何等民必自主自由之左驗也而非奴虜之標識也夫出賦稅明其人之有國家固也然必其人之有所有而必不能身爲他人之所有也民有財產田宅而後有稅若奴僕牛馬爲人所有者又烏能自出稅哉故頭會之算於人奴者與平民所出之丁算異平民自出稅人奴頭會主者之所出乎民丁算多隱定與不平人奴頭會雖不平然以身爲估無隱定者故主人之畜僮虜者皆前知所出之稅而平民丁算估有異同不可一也其爲異如此然以其事之類也則等而視之矣

頭會亦名奴算荷蘭亦用之家雇奴婢則出奴算此與前之頭會異者頭會行於農者之毋財而奴算則行於人家之歲費此與用物之有稅等矣大不列顛家雇一僕

若歲出一幾尼亦此類也此其稅最苦中人之家蓋歲入二三百鎊者雇一奴可也而歲進萬鎊者未必用五十奴也至於貧民自無與於此稅

柰羅哲斯曰奴算使民不用奴婢故其所厲在下戶貧民也且其有損於教化風俗者下戶非爲奴婢則無由與上戶之民爲緣而不得沾其化導之益故奴算行將使民之愚者益愚

凡賦之加於贏利者不能使息率因之而變也賦雖行息率自若不及率則貸者不出然使賦加於贏而算者之比例特詳則其賦終出於息利者有之矣法國二十取一之地賦其制與英之地稅同算於田宅母財三者然其爲比例加詳則財息受之矣但於稱貸之息率則終無所變也

以下補論田宅母財雜稅

當產業之守於一主也無冊加賦之久暫其稅皆取於子而不侵其母獨至產業易主之際或由死而之生如父子相傳或由生而之生如尋常之置產而國家賦稅行

於其間所侵者多其本値是則稅加母財者矣

死生授受之際甲乙易主之時產大者如田宅皆爲衆著之事欲久秘不能故上之賦稅可即事而征之若夫財物相推受貸貰賣買其秘而不宣甚易上不能即事而征之也則所以行其賦者有二術焉一戢之國盡凡如是之契約所用之紙素必經官印而預賦者違此者其契約不堅二凡相授受必錄於官之簿而納應捐之賦違此者其契約亦不堅前謂之印稅後謂之册捐印稅册捐行則民間田宅財貨相授受者莫不稅矣

大不列顛之制大小印稅也不以所轉之物値爲差十八便士之半庫倫之印幣足以爲至大之約其所以爲差者在契約之制有不同也其最重者例用羊皮之楮每番皆有印價在六鎊以下凡國王之册書詔勅與民以永遠權利及他法司文件則用之不計値也大不列顛有印稅而無册捐有者特司册檢點之費此僅稍酬當官之勞而君國未嘗以之爲賦也

荷蘭印稅與册捐並行有視所轉之值爲差者有不視所轉之值爲差者凡約據必用印紙其價自三斯台白（値同便士）至三百弗羅令三百弗羅令者等於英幣二十七鎊十先令也所謂視値爲高下者也設所轉値貲而用印紙賤者其產沒官商賈交易之事其合同條約皆有印稅否者獨諸租賦耳然不以所交易值貲而加凡鬻田宅抑典質皆有册捐率百二五船嘀儎過兩噸者亦册之船者水上宅也他財貨當官發售者其稅亦値百征二五也

法蘭西亦印稅與册捐並行考印稅册捐二賦法於吾歐爲今制作俑不及百年而各國皆用之爲民上者相師成風此最神速大抵取民之財不留餘地已耳

產業易主由死之生其賦爲受產者之所出以地售人則售者出賦蓋售者之情常急而購者之情常緩緩者有制價之權常計賦以爲購賦之數彌長則價之數益消而售者情急不能待也則順受之而已矣故售賣地畝之稅恆爲厲民之一政也以新屋售人有關架而無基址者其稅則購者當之蓋造屋爲業必計常贏使不及率

勢必罷業故完稅雖造屋之人而出稅必還屋之主也以舊宅售人者其情與售地同售者出賦城市歲造新屋之多寡乃供求相劑之一事使求之數少不足使得通行之贏率者屋無新造者矣而舊宅之在市其數常主於偶然不因求而後出也都會之內市非不齊而閉饒者衆則舊宅躍出而價隨其所能得者於此而賦之皆售者之所出也印稅册錫行於貰貸之事其賦必貰者之所出行於訟獄爭產之事則訴者完之而所爭之物值坐減蓋得產之費既滋則本產之實值殺矣

諸項產業易主而賦行其中此不徒本產之實值坐減也其幽養功殖貨之母財必損蓋大抵皆掊克民財以供君吏之侈靡而使其財在下則無往不以贍生利之功者也

且如是之賦皆不平就令估值爲賦其不平自若值可得而估者也轉之疏數不可得而估者也至於並值不估若近世之印稅册捐者其不平乃更甚雖然不平矣而無任情重輕之弊蓋其物明著欲任情重輕勢不可也其賦雖常出於貧乏之家顧

譯書院印

其賦時則甚便納賦之頃即民受値之頃常有財以供之則雖貧任賦故曰其時也且其完納之事亦甚嚴無漏巵

其在法國民不苦印稅而常苦册捐蓋册捐吏緣爲姦而民之所出無藝故法國報紙所讋讋其上者大都指此然無藝非此賦不可免之弊也用此賦而至於無藝必其詔令教條不爲明晰遂使責賦胥吏得舞文耳

官設簿書錄民間之典質及一切常住產業權利之遷徙利民之政也有此而兩造之家愈相任其餘大半之賦政則旣有大損於民矣而於公又無益也凡不可公然簿錄者其事皆不宜有乃吾謂法之爲册捐也有所謂秘册者是遵何道耶

英國之印稅有加於博戲葉子骰色之屬有加於報紙報編者此雖印稅實於稅雜銷用物者同其稅用者出之若酒鑪縱谷單之印稅雖本旨欲抑酤者之利而出者則酒徒也凡此諸稅以其同爲印稅之故國家以一司領之實則名同而實大異所從出者迥殊言賦者當能辨之

丙論賦之征於庸者

部甲前論之矣。勞民之庸。準之以二物。其地需工求傭之緩急。一也。衣食生事所必資者之價值。二也。求傭之勢。有進境有中立有退行。則戶口之加庶進境中立退行應之。而民食之優游儉節菲薄。亦由此而有殊。取民食之經數。用以知最劣之庸。下此則勞民不至。故當求傭之事。與夫糧食之價。無異乎前。而上取其所得之庸而賦之者。則其效無他。庸之率將進。且所進必不止於賦之所加者。此其大經也。假如一地其求傭之事糧食之價相爲用。而得十先令爲每七日最下之庸率。國行什二之賦於此。則奈何。曰。使求傭之緩急。糧食之貴賤。無異乎初。此十先令者。既爲最下之率矣。則令出賦之外。其必得十先令於七日之中。猶自若也。如是則以賦之故。其庸必增。增者不僅七日而十二也。將七日而十二先令六便士焉。蓋欲償賦之外。猶餘其十。則所增者不止五而一也。將四而一焉。無論賦與庸爲任何率。彼之增者。將必較賦者之率略多。設爲什一。彼且八一。設爲五一。彼且四一。常如是也。

故國取勞民之庸而徑賦之名為其庸非其庸也必有代傭出此賦者且必有代傭完此賦者完且非彼況終出乎設其傭為工傭而業製造則代完此賦者廠主人也然而廠主人不出是賦也必商之行貨者出之商亦不出此賦也必銷貨之諸民出之設其傭為農傭而業耕牧則代完此賦者農主人也然而農主人不出是賦也彼之斥母贏者必及常率否則業廢故完賦之後留其地產必加夫前而所納之租必少然則出賦者田主人也故賦加於庸其勢必徙熟貨之價增而生貨之租減其增與減之數且過於賦之所已取者何則計贏息故也

有時賦加於庸而庸率不進此無他求傭者日以少也發業勸功之積畜日耗地之所登民之所殖漸稀故其效如此雖然國如是者其庸雖廉而功則實貴也貴則必有所損所損之實亦田主與銷貨之民當之

賦加於田庸而生貨不以之貴者其理猶前者加賦於農之贏利也故其效止於損租而不足以騰穀價

然則賦之不道而害國者，莫若征之於庸者矣。然而用之者不一國也，若法國之泰理，有加諸雜作者矣。其歲入不得過定數，每日之庸率有定限，每歲力作不得逾二百日，其歲征之額，歲與歲異，而其地之司萊蓋之布希美亞於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更張財政，而後大加賦於執工之民，分工民為四等，上者歲出百佛羅令，抵英金九鎊七先令六便士；次七十，又次五十，最下二十五佛羅令也。

部中又言，凡文人之業，與夫獨擅慧巧之技，其得稍取酬，必與常技之工有一定之比例，今設取而賦之，其稍與酬之所進，必過於賦之所加，蓋使非然，則其業將廢而莫之操者，莫之操而供劣於求，而後有以養其業也。

若夫在官之役與操業以售者殊科，操業以售者其在市任物競之自然，故必得其平而後止。在官之役，有所託庇，故所得者常過於平，惟其過平，故雖賦不病。且其人以所處之崇優，常為一國之具瞻，而失職者之所嫉妒也，故上雖賦之而過國之人恆以為宜。英國往所謂地稅者，於一切田宅財貨，皆定什二之率，而獨於歲俸過百

鎊之在官者。每鎊之俸賦五先令六便士焉。而王室少子。海陸諸軍之員弁。洎他官勞勩獨著者。則優免之。而國人大悅。舍是而外。英國無征於庸率之稅也。

一案國家之賦其民。非爲私也。亦以取之於民者。還爲其民而已。故賦無厚薄。惟其宜。就令不征一錢。而徒任國事之廢弛。庶績之隳頹。民亦安用此倫國乎。且民非畏重賦也。薄而力所不勝。雖薄猶重也。故國之所急。在爲其民開利源。而使之勝重賦。勝重賦奈何。曰是不越賦出有餘一例已耳。即如庸稅。固斯密氏所指爲不道而厲民者矣。又證其賦不出於勞民。而爲田主與銷貨之家之所共出矣。然此必庸率之至微。而僅足資生。而後信耳。使庸率至優。則雖勞力之家。勢亦不能無所出。而不必盡出於田主與銷貨之家也。故合而論之。可立爲例曰。稅權恆在有餘之家。

丁論雜賦

雜賦者何。不專主於租庸贏三物之一而賦之也。此如丁口稅。至於貨物之征。如鹽

酒諸榷是矣。民之完是賦也，其財於租庸贏三者不專於一物。出於田租可也，出於力庸可也，出於母財之贏利可也，故曰雜賦。

雜賦首丁口之稅。使國家欲於民之財力比例而取之，則未有不任情爲高下者。蓋一人之財，其多寡可旦暮異，欲得其情，則不勝其擾，故當其歲爲取也，不能不憑有司之臆斷也。如此則高下重輕無憑，而有司之喜愠愛憎爲用，其不爲賦之至無定者寡矣。

丁口之稅，欲準民之貧富既難，則設爲貴賤之等。如此其無定雖去，而不平方興。何則，天下固有貴賤同等之家，而貧富相踰無算者。

故是稅之行也，欲其平則無定，欲其有定轉至不平。無論所取之重輕，無定不平二者皆弊，而無定之厲民尤深。蓋使其稅輕微，雖不平猶可忍也，重而不平，民未有不騷然者矣。

嘗吾英威廉第三之爲丁口稅也，其成賦大抵以民等高下爲差，如獨克（一見前）

馬基（二等爵）爾勒（三等爵）懷康（四等爵）巴倫（五等爵）挨士科爾（庶長）貴特爾門（貴人）及世家之長子少子至於開肆坐列之民家產逾三百鎊者所出賦同不問相越之逕庭否也其貴賤之差即其貧富之等故有前稅以家貲算者其後稅以民等算矣如佐長律師其始也每鎊之歲入出三先令其後則入貴特爾門之等而賦之矣蓋以爲所賦識微則雖甚不平究不若無定之難忍也

自本朝初年法國行丁口稅至今國中上戶之民所出皆有定額下戶之民則每歲爲估王朝諸官法司將軍皆入上戶之民而算之法國之民意亦謂使所賦識輕則雖不平可忍而有司之意爲重輕則難耐者然而彼既爲下戶之民矣勢惟有馴然聽上之指揮已耳尙何辭乎

英與法二國之民氣異者賦稅官盡定額責之於民在英不必得也在法則所定輒得蓋英之國家政主和緩而民權較伸當其佔行丁口之稅也有得斯足其有不能出賦抑不願出賦官未嘗必强之也法之國家政主嚴切而民權衰微故凡一省一

部之定額有司必取盈而後可設有一二部省以所定之額爲太多則於來歲減算減者如所浮之數至已定之額不可不完有司期於足額其估一部之額也往往先爲溢額而待其力不足供賦者至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定額之柄王之主藏收之先是則憑有司之臆斷已耳且其爲征也有爵勳貴之家常出其至少而前所謂泰理稅所及之下戶則出其最重者而民乃重困矣

丁口之稅施諸貧窶下戶之民大抵皆賦於庸凡賦政之所不便者此實彙之雖然是賦之行其費甚少故所賦爲數且使以嚴峻求之則國家歲有可指之實供以是之故凡國之不甚以民瘼爲意者常喜行之然其賦於小國則足用於大國則爲賦入之小支縱其所得至多苟爲政制皆可以他道求之不必以此苦民而以國家爲怨府也

丁口諸稅而外則莫重於貨物之榷然貨物之所以有榷者正以丁口稅之難行故也國家欲取民之歲入而賦之又常患無術以爲其平則轉而賦其費用貨物者固

下民費用之所存也言賦者以費用爲與民財有比例故能丁口稅而爲貨物之稅是固賦民者之所以爲平也

貨物皆民之所用而有需有饒吾所謂需者不僅小民生事必需之端已也固亦有生事必需而外風氣所成雖終寠之民以無爲恥必不可乏者此如白縏之襯得者不必生失者不必死往者希臘羅馬之民居養甚舒未嘗必衣白縏也至於今則歐洲諸國之民雖爲貧傭無者至不比人數蓋其人必無行義之尤夫而後一寒至於此極也他若革鞾亦風俗所謂不可少之端者也無論男女二民苟自好者皆以無此爲大詬至蘇格蘭則革鞾一物丈夫不可以乏而女子雖徒跣無妨法蘭西丈夫女子皆可無鞾而俗不以爲病此則風氣所勁忽然而成有欲索其解而不可得者矣故吾所謂需者不僅需於天者也亦有需於人者需於天者失之則死亡疾病者也需於人者有之而後比於人數者也舍此以往皆可謂饒饒不必侈靡之謂也一甆之酒一斗之菸凡屬生人皆可享受不必逾過然既不需於天又不需於人失之

既不必死亦不至不比於人數則貧饒耳需與饒之辨於吾學如此

隨地庸率不同而其所以不同之故一緣求傭之緩急一緣生事所需之貴賤故凡能使衣食價高者亦能致庸率日大也傭市有進境有中立有退行傭者生事之舒促視之而庸率亦從之而異（詳部甲篇八）今使賦加於物貨之需者則其市價必騰騰之數不止於賦之數也必賦之外加贏息焉而後可故如是之賦其效有以使庸率之增增者與需物之價所騰者爲比例

故賦需物其效無異於賦庸勞力之民雖若出財而轉瞬之間且必有代完之者誰爲完之雇是傭者之多所廩是已使雇者爲廠主人彼將於所成之物增其價價如所完之賦加贏以爲售夫如是則出賦固銷貨之衆民也又使雇者爲農主人則所完之賦加贏彼將取之於其租夫如是則出賦者固食租之田主也

案雖哲斯曰試爲譬之今使加賦加於麥麥於吾國傭者所待以出力者也如此其賦極爲誰乎使傭者之所得僅於所待以爲生者將傭即賦極匪異人任也如

是則諸傭用物之權以衰而向售其物者緣之而利減此其情凡出賦者之所同也使傭人之所前得傫然僅足以資生則是賦先被諸雇主雇主不任稅極乃爲銷貨之家若諸物悉曆百工皆病則賦極又在得贏者矣此爲製造之工言也又使田功大貴生穀以費田主因常受損於租然農主人見田功之貴也彼將爲機耕以救之機耕行則後之稅極不必食租之田主也

至於賦加所饒則不然此不僅豪家富室之所用也貧窶所用亦爲饒者其價之騰躍也於勞力者之庸率不致增也此如菸稅拔貧富之所同用也然於貧富無所異菸之稅亦重矣英之稅三倍其原値法之稅十五倍其原値其征之重如此他若茶荈錫餹皆此物也茶英與荷蘭雖下戶之民猶用之猶西班牙之用勺古力矣大不列顛於近百年之內所加征於火酒者名稱繁多然未聞庸率緣之而加六又若波打酒以麥酒每箭加賦三先令之故價以陡增而倫敦之工價仍舊舊率日十八便士至二十便士而今仍此數也可以見矣

蓋饒物假長勞民購家育子之費不以遂煩其在謙儉之民是稅之行也其效與古者君上取民日用而立之度數正同彼之前用之也既皆自其稅行則相率遠之而已故其購家育子之能未嘗緣是而遂劣抑且以此而加優謙儉勤苦之民孳生最廣而生利之功資以無厭焉雖然民之謙儉勤苦者亦偶耳彼獨無放恣貪殘者乎饒物雖貴耆之如初遂空其財不顧室家之養者有之矣顧如是之民其孳長難雖有生者往往為寒飢之所耘鋤就令得天獨厚經凍餒之災而不即死然以父母放蕩蒙養先非即幸長成於國無裨而轉以累其群者比比矣故國家取饒物而賦之雖於不節之小民有大罰使之難於長養其子孫然如此之民於其群固無愛而謙節之民則不緣此賦而耗損也

案法國計家術爾古嘗深駁稅饒不損民生之說

反是而觀知需物之假長而庸率不比例而進者其勞民之生齒必以日微勞民之生齒日微則其國生利之功為之衰無問需功之業在其國者為進境為中立為退

行也。

饒物之賦也，其效止於本物價騰而已。需物之賦，其效乃使工庸日增。工庸增矣，則凡熟貨之價舉貴。價貴則中求者稀。饒物之賦，賦出於用物之家，賦之由來於租庸贏，不專一物。需物之賦，賦出於田主，則賦之由來在租。賦出於富民，其所由來於三者，亦不專一物。至於其後之所取償，則皆大於前之所出者。何則，計母必責贏利故也。使其取償於熟貨之價，而是熟貨者又爲貧戶之所必需，則庸率又以長。故使闤中貲富之家，知自計其利實，則凡工庸之賦，與凡加於生事必需之物者，彼必力沮之矣。知其賦將終出於其曹，而常過於賦之所前取也。且終出之矣，而田主食租之戶最病。彼既出之於租矣，又將出之於其家之歲費，是再剝也。故德瑪賚謂賦加需物，稅一而溢於物價者常四五番，非虛語也。今如賦加皮革，則價之加此稅者，先見於所用之革鞾，而凡鞾工與革匠之所多費者，皆富民所爲出也。若鹽賦，若肥皂之賦，若蠟燭之賦，凡匠者所需之物稅之，則皆於價焉取償，又轉而嫁戶。皂工燭匠所

用之皮革。其賦亦貧民之所終出。相乘益甚。故曰稅加需物。稅一而溢於物價者常四五番也。

大不列顛所賦之需物四。鹽也。皮也。肥皂也。燭也。則請先言鹽賦。夫鹽賦之由來舊矣。殆無國無之。古羅馬有鹽賦。至於今則歐洲各國皆賦鹽。蓋一民所食之鹽。歲計甚少。而一時之所市不必多。故雖有極重之稅。不甚覺也。英國鹽每布歇落賦三先令四便士。是於原值爲三倍。他國所征尤鉅。至於皮革。是眞貧民所需者無論已。而肥皂則自用自鬻以來。其爲物不可少。英之北緯高。冬夜長。故勞民待燭。皮革與肥皂每磅稅三便士。燭每磅稅一便士。以原值論。則皮革爲什一之征。肥皂則百征二十五者也。燭最輕。然亦百征十五。凡此皆重賦也。此四者皆需物。今國家賦重如此。則勤苦之民。歲費自進。而工庸有不得甚賤者矣。

案英國鹽賦。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始廢。法國自民主時廢。德國用就場息課及出口加権法。合邦後得賦歲二百餘萬鎊。若義大里奧地利。匈噶利。美利堅。皆有

之獨印度鹽賦爲歲入大宗次於田賦閱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所得至八十兆七十六萬羅卜是爲英金五百三十八萬四千鎊也其行賦之法與德國大同小異夫鹽課務爲如此顧英法不用者則以鹽爲食者之將從民所必需民愈貧其任稅益苦且製造用鹽者多如玻璃如肥皂如鏹水皆用之至多鹽有稅則其業不進故當廢之也中國鹽稅重甲諸國而公家所入爲微且姦利之厚民趨如鶩法峻則嫁於困民寬之則梟民日衆爲地方隱憂不止耗損國課已也

國之冬寒如大不列顛薪炭實生事所必資者不獨烹飪所不容缺也夜作之工非是不可而薪炭之中則石炭爲最廉薪炭貴賤於民之工作有大殊故大不列顛製造諸業皆萃於產炭之區其他所以此物價貴不能與爭業也且其物不止於爨寒如玻璃如鐵如他諸金皆得之而後事舉者故使商業獎政可行則運炭一事其由產所運至無炭業場之商政可獎也顧吾國政家於此事不徒無所獎且令凡運煤由內地往海濱者每噸加征三先令三便士此如以常煤當礦之價爲較幾值百而

征六十矣。此政行是炭賤之匯。用者無稅。而炭費之所將有厚征。是非倒從者耶。

案此賦久能。且與法有條約。凡煤出口不得加征也。

凡如是之賦。雖使諸物價騰。而居奇亦因之以長。然於公家則為歲入之鉅。所不易收之於他道者。故雖知其累民。而不斷即能。即如禁穀出國。其效亦以使諸物價昂。而諸弊從之。然禁輸之政。既累民矣。且於公家有厚費。是其害過前賦矣。此外如加重權於外來之穀麥。禁生口醃肉等之入關。其害究終言之。皆無異於前賦。而於國器不加豪釐。使當國者深知其損下而於上又實無益也。將不祟朝而皆能之矣。

諸物之有稅。各國所為有過於吾英而無不及者。如磨坊之麥粉。如餅家之麪麵稅之者不僅一二國已也。荷蘭城中之麪麩。其價倍在野者。則稅為之也。甚且揣其民所食麪麴之為何種。歲令出賦有差。其食上上白粉麪麵者。歲出六先令。九便士半。如是之賦。雖然而行。不數年之間。而荷蘭製造之業大耗。其他國行此。輕於荷蘭者。若米蘭若稽奴亞若摩登那若拍爾馬若伯黎尖夏若奎士達拉及教皇所轄地。皆

不免徃者法國西一有博文人皆論欲盡除賦而專稅諸物故貧苦無賴者有言天下無有征悖之議不經通人考發者甚言若反正謂此耳至取民食牲牷而賦之者諸國甚多有之夫謂牲牷爲生所必需是誤認過甚蔬五穀益之以酒乳雞蔬雖食無肉足可養人且食之而肥澤者有之矣其事又非風俗之所迫致若前者白宮中衣革鞾崇儉之風也

物或饒或嗇其所以賦之者有二術曰漸曰頓漸者民用一物上責其以歲時納賦者也頓者物在賈者之家卽其將散爲民用則總而豫賦之也用漸之術者宜於物之歷年所而後敝者物之一用而無餘抑歷時甚短則利於用頓矣如車稅如金銀杯棬盤盂之稅宜以漸也至於餘物之如酒與糧粱之類者皆頓之義也

今如四輪之車善用之可以十年不敝國家於是車而賦之則一歲而盡其應賦者於賈車者之家可也乃令賦之於畜車者歲征其四鎊時而納之必出此而後有畜車之權利是之以漸較諸一出而四十八鎊之以頓者其於民爲輕明矣黃白之樁

棬盤盂奇之者可以百年。今法使其家有百翁斯者歲出五先令之賦。其賦相準斯爲百一。設賦之以頓介三十年之漸者而總取之則其價之長者百三十也。其於民爲亟又明矣。今夫屋廬亦歷久遠而後敝者也。故其制賦也。於方成而取之以頓。亦不若分歲而取之以漸之爲便民也。

往者衞瑪霞欲廢一切用物之賦。無問其物之久暫而令用者以歲時納一定之稅。以市用享其物之權利。此其法意在省商賈出稅之資而悉其力注之於其業爲母財也。蓋關稅爲商賈大宗而又用之於無所能生之地使其衞用則商者所有之財。可悉斥之以爲轉貨居迺之謀。如此則通商廣而將業之受益尤多。雖然其說則於一而闇於四也。設國家取凡一用無餘與歷時甚短之物而皆變其賦法使宜頓者而皆出之以漸則其弊有四。一其爲賦必不平也。昔者榷行於貨而貨價以增於民之出賦與所用之貨相消長而無毫髮之不平。乃今一用其物不問多寡則使出歲時定額之賦是百榼之酒同於千鍾。一斛之茶等於百餅。可乎。二其爲賦必不便也。

榷行於貨而貨價以增所出之賦與所用之多寡相準故民得自度其力之所至與其時之所合而出所能任之物價即以完所能完之賦貲則其操縱出入固在民也乃令易之使以歲時出定額雖力甚不及時甚不便猶當爲之否則催督者至其爲不便又何如乎三其爲賦非教民儉節之道也昔者民知出賦多少權自己操是故努力爲儉乃令易之使出歲時之定賦而用之多寡不論民又何所故而勵儉德乎四其爲賦將使吏爲措擾之事也夫其賦既不平而又使民納其所分出者而爲歲時之總額則出賦者必將以爲難昔者之賦出於不覺者也今者之賦出於可指者也可指則措之而催督之政乃騷然矣德瑪竇之議以四不便而易一便一便在爾而四不便在通國故曰罔於一而闇於四也雖然是法也諸國之中固有行之者矣荷蘭民欲飲茶則宜出歲時之賦若夫生事所必需之麪麴彼亦以是術賦之則吾所前論者矣

貨物之征有二一曰抽調一曰關榷抽調者所征於本國之產銷於境內者也關榷

者海陸之險設爲關梁以征外產之入國內產之出國者也抽關所加不過數物大抵皆銷行極徧者貨之何者應抽何者應権與其貨所出之稅爲何種此皆顯然易明不致淆亂者所抽之物雖爲常用然皆在饒而少在需需而抽者四物而已鹽皂皮燭是也

關権之征較抽關爲更古關権俗呼例錢可知前古以來此爲成例其始不可考矣古人之意皆以此爲分取商賈之奇贏蓋當拂特草昧之世邑居商賈諸民自餘長貴人視之不過奴隸之新釋負者其人所不齒其贏所心慕則重關権以困辱之且拂特侯伯既許其王加力田者以黍理諸賦矣則取所不護惜之商賈而侵漁之固其所也蠻野之人智慮短淺彼又安知商賈之贏有欲征之而不能得者計其終極皆銷其所行之貨者出之彼不過先完之已耳且商之爲業計毋責贏者也既已先完之矣則未有不益以後利而索償者徒言困辱又何益乎甚矣其懸也

其甚外商之贏則較之本國之商爲尤甚故吾英之爲關権也於彼此之際往往畸

重輕之其始之爲此也由於愚不知計其猶而不改也則以爲筭權以爲抵制意亦
謂得此則本國之商本產之貨皆可席此以勝外國也
故物無論爲需爲饒爲出國爲進口重輕皆有權意亦謂需饒進出等耳何所取而
便其一絀其一乎英吉之爲關權也恆分爲三支一其由來最遠者爲莽覩之權大
抵皆出國者降而英國有造業後懼從出國中而王稅之或以減也則取成尉而加
征抽焉其次曰噸錢噸錢者酒權也以噸計故名又其一曰磅錢磅錢者凡他貨可
以磅計值者也溯濟活第三之四十七載凡進出之貨除酒莽覩三者自有稅外餘
每計值一磅者權六便士理查德第二之十四載加權至一先令尋復爲六便士斷
理第六之二載加爲十八便士尋復降爲一先令自是至於威廉第三之九載皆爲
一先令無變考噸磅二錢皆以王用乏絕詔民識助議院乃以搦許諾之故二者皆
名爲隨白鎊稅隨白鎊稅者猶言依助云爾鎊錢以鎊權一先令爲制久是爲百五
之稅故後有百五之稅亦相沿以爲依助之權矣後有新賦則以此爲資助以別之

稱助稅則皆用察理第二所定者新助昉於威廉第三之十載約取大半貨物而加百五之征嗣又有三分一三分二等助稅合之則爲第三次百五之征然而未已也一千七百四十七年有第四次一千七百五十九年有第五次其所加皆百五總稱助爲百征二十有五特四五次所加者皆有專指之物耳考其加征之由是五助者或起於王用之絀或於諸貨意有所輕重或用護商者抵制之說其政遂不勝其棼若如此矣

主護商之說者日益多而稱助之責於諸貨者無間進出後之四助稅及後起擇貨爲征之榷則悉責諸進口者而古所爲出口貨稅其責諸本國之產者則罷之或輕之其求出急者則益之以獎勵外貨入口更出則予之以舉還以鼓指業惟稱助一稅所舉還者不得過半而他助則盡舉之大抵皆以獎出而嚴其入其入而蒙輕減者獨一二生貨凡以爲製造之資者耳蓋工商以謂獨此而後物稅輕而成貨廉可以爭外市故有時至盡免其榷如西班牙之毳采搿其入則靳其出故以此出四抑

由國境別運者有禁或重征以沮之禁者如英之羊毛征重者如貂鼠之皮沁尼爲之膠蓋自英得阿那遜沁尼爲者此類貨產皆爲壟斷專市者矣

夫護商法爲商宗計家謬爲從其術不足以富民吾於部內既明之矣乃今觀之其術且不可以旅國從而用之賦稅必因以大損夫護商法行貨之入口與本產爭者必禁禁則其貨終於進口抑進口矣不以公而以私私於關榷仍無益也英市外國毛蠶絲絨之貨皆無有知關榷之所亡大矣

其次則爲加稅以沮外來然稅重則姦利深闌人者日益衆關榷之所收有轉不及平稅者吾聞諸瑞那德博士發數二之與二二四也獨關梁之算與常法異往往二之與二二不爲四而爲一務爲厚征而不知止者於瑞博士之言可深長思也雖然是之加稅國家意非求多也爲護商耳使非護商決不出此下策也

於本國物產之欲求出者則爲之獎輸於他國之產欲其轉以得利者則爲之蠲證以是二政之故姦糅以生而關稅大耗蓋商以欲得二者則往往其貨登舟出口矣

而還復本國之他口國家緣是而損者歲至不貲會計俱在可覆案也如一千七百五十五年首月五日統計前歲關榷得五百六萬八千鎊而獎輸（一是年無輸穀之獎）者爲十六萬七千八百鎊擊退者爲二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鎊二者合爲二百三十二萬四千六百鎊也又以數條除其得二十八萬七千九百鎊實得二百四十五萬五千五百鎊其所費於徵收爲百五於貨收爲什一也

進口諸物其關榷既重諸商逃者大抵皆闌入矣故其貨不豫出口之貨固無稅而商既得獎擊二資又欲張大其業則浮過其貨出之數故從關榷之籍而稽進出之差極正無負抑且相過數多其時當國主計者得之輒大喜彼固以進出之差占國貧富者也雖然祇自欺耳於國財之實無豪末益而且有大損也

一切進口貨物例不從免者大抵皆榷其有稅冊所不載則估值每鎊征四先令九便士又二十便士之九蓋合五助稅之額也若英稅冊載物至廣有不經見者一貨之至不知所隸稅則雖定主榷之吏常因此而蒙大罰而逃貨之商亦緣是而滋弊

故以明晰整齊言關榷之賦政遠不逮內地之抽調也。

以國之有貲故處於其群之民宜比例所貲各出賦以供國家此正所謂治者自治而言之則不必凡物之進出口者皆有權矣今夫內產之抽調未嘗備物而征之也然其賦所被於國民者甚溥何則彼獨取其數犖犖大者而民已莫能外也故計家之意以謂關榷之政亦當仿此爲之誠使治之有法國家之稅將無所損而治稅之數既微且大便於通商之政也。

大不列顛所銷外產以葡萄酒與蒲蘭提酒爲最多餘則美洲西印度諸物產若餹若餹酒若菸葉若椰子等其東印度諸物產則若茶若加非若支那器（西國謂磁爲支那器）若蘇荏之屬凡若此者關稅所出之大宗也其製造諸熟貨則大抵榷之非以爲賦爲抵制傾商而已今使眾去煩苛而行之以大通至平之政往事可鑒其賦必不見損而見增而國中之民又不必失本產自然之利將見前之無稅者今可以有稅前之稅少者今可以稅多也。

蓋稅榷頗重之物。其銷售必滯。且闌入之盈利益厚。而愈勸爲之。雖日以刑罰從事。其賦之所出。常較不賦之時爲懸絕也。故國家於賦榷減收之時。知其病之由於沮銷滯銷者。救之之術。舍減榷其道莫由也。

若察其稅減之故。起於闌入偷漏者之多。其救之之術有二。一曰減榷。使闌入者無所利。而莫之爲。二曰增防。使偷漏者其事愈難而莫肯試。夫減榷之效。其理易知。其事易行。可勿詳論。而增防之術。則有已行諸內產之抽調而無弊者。其法政可仿而行之也。

今使運貨入口之商。其貨例有榷者。則從其所便。納之於商之私屯。抑致之官設之廒廥。吏司其鑰。必請而後開。其納諸私屯者。即繳應完之榷。永永不許輒發。吏隨時驗之。察貨榷之果相應否。其致諸官設廒廥者。不必即繳。至於發而鬻之。然後如數以納。無不可者。設出以外運轉售他國者。例得免榷。然須得保者。以明不欺。其發鬻本國之數。吏隨時省驗。其已出既榷。則官予符憑。以爲徵信。今餱酒其榷法政如是。

餫消然。他貨物何不可皆然耶。顧所難者。在所榷貨多。官不能徧設廠倉以受之。且有物脆。時須看護而後可者。官不能受之也。故欲用是術。必應榷之物。國家擇民用之最溥者。謹萃萃數大端而止。然後其術得利行耳。

若用前術。則雖甚重之榷。漏者必稀。而國家制榷之方。務時爲進退。期於所入至多。而後物爲定則。夫賦稅所以求邦用。而非爲國人壟斷地也。故使操之得其術。即取寥寥最普之數物而稅之。國之所收。即不能逾今額。亦可無所不及者。而節節疏目。其易知易行。與抽調賦同。則甚善之政也。今關榷之弊。在望遝者多欺。用前術則奸無所售。且用此則獘竇可廢。棄於彼而收於此。二者相當之餘。吾決知後賦之必勝今賦也。

案羅哲斯曰。英國關榷。卒行此術。而斯密氏所言。語語皆應。燭照數計。無言不讐。是眞經國聖手矣。

假使國用吾言。即關榷變法之後。公家僅僅不至受損。然國中製造工商之家。將緣

此而沾大益。無疑義也。蓋關於百產。有權有否。此不權者。一切可以自由往返絕無窒礙。而其物又大抵皆需者。與夫製造所資之物材。如此則其價必廉。廉則用率必減。而勞民不傷。蓋鈔之眞值。以所可得需物之數為比例。而需物之值。又不以易鈔之多寡為高下也。故使工價降廉。則國中之百產必賤。賤則運致外國。必以易貨。且自物材之權既除。將製造之物產。母本愈輕。而其價愈平。如此支那印度之絲入口不權。吾英絲貨。必與法義之產爭市無難。則又不必取外國絲貨而禁其入口明矣。蓋成貨甚廉。吾工商之所致者。不僅有以奄內市。且有以傾外商故也。然此自不權之貨物言之也。則其權者。獨無利乎。果行吾術。凡貨之入倣厝者。轉以外售。固為無稅。無稅則搰業大輕。轉以內銷。亦必俟臨售而後納稅。取當其有。故其出賦常輕。較之進口即征。所益甚遠。故雖權貨。亦有利也。

昔衛爾波勒之定抽釐稅則也。專重菸酒二物。其稅法與吾之所擬者大略正同。當其議初呈下院時。意因以菸酒二者為嚆矢。後乃徐及其他。黨人挾門戶之見。商賈

僕偷漏之私。乃群謀而抹之。其議遂寢。有其廢之。莫之敢舉。故其稅則至今無增損也。

若外國所至之饒物。關衆之權。出於貧民者十二三。而出於中產以上者蓋十七八也。此如葡萄酒若加非若勺古力若茶荈若餹。皆此類也。饒物廉者。本國所生而行銷國中。若取而稅之。則其賦貧富諸民所出相若。而與其用費有比例。此如麯糵麥酒。貧人出其所自用者。富貴出其自飲者矣。而兼出其奴僕所歲銷之賦也。

雖然民有貧富之不同。而國中產以上之家少。中產以下之家多。故其銷貨也。中產以下之所銷。其總必多於富者。以數計之如是。以値言之亦如是也。此其可推者有四。一國中所有之母財。大抵皆斂之於勞力者以爲庸也。二國中所收之田租。與夫母財所出之贏利。多以養僮僕與夫不生利之功役也。三中人之家。斥小母以收薄贏。此如坐肆開列行羅零售之賈是已。顧小母之積。常過於大母。而薄贏之積。常過於厚贏。四中產以下。亦有田租勞力之民。亦享地業。故其家歲費。雖入計甚微。而積

計甚鉅常爲通國歲費之大分而富者所費之積言數言值皆不及之矣以此四者而言之故制稅之事若所權所抽之物必爲富民之所用者則其歲進必劣於貧富諸品之民之所同用者且必劣於中產以下之民之所常用者夫曰稅富不稅貧其意固甚誼也而國用裕否則不可知者矣此制賦者之所要知者也如英之酒稅其抽於本產諸釀諸燒者其額最旺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積三百三十四萬一千八百三十七鎊九先令九便士則以其酒爲小民所常飲故能如是鉅也

然則貧固可稅特所稅者宜在饒而不在需使取其需者而稅之其將有前陳之弊然稅之終極終在富而不在貧在歲殖之少數而不在歲殖之多數且其弊將使功庸降貴而求傭者稀傭而貴欲出稅之不終於富不能也求傭稀欲歲殖之日進不能也歲殖者國賦之大原也故稅行於需使求傭者寡其庸率之進必過於以他道致寡者然其所取進之加費合國中富民無從出也議賦者尙無作法以自敝焉可耳

抽調行於內產而關榷征於外來此貨物之征之大較也其他諸國所行尚有數稅其轉移物價愈隳而不均此如法國之卑亞稅是已卑亞稅者猶撒遜時所征之過境錢耳其初制以脩一道路河渠而欲其常得脩費也則設爲關閘以征抽之然凡如是之賦其制率也常不以値而以重或以方體言之以其爲一地之專費故治賦之事恆委之其鄉邑與夫主地之家賦集而道路茀河渠塞者鄉邑主地之家與有責也乃或以國君王者而主其賦國君王者不可責者也則賦增而事廢也固宜如是之賦其極必在銷貨之家願銷貨之家之所出不與値爲比例而以所銷之輕重微鉅爲差然則粗且賤者出賦多而精且貴者出稅少也故曰不平向使如是之賦不以重大而以値爲率則其賦固無異關榷之行於內地者內地有榷其勢礙於境內之商境內商業之最要者也

歐洲今日小國多於邊地設關征過境錢者此如義大里北部波河之濱多逢此榷以稅鄰境之商而於本境貿易之民則無所沮天下過境錢最大在丹馬之海峽其

水名騷溫德.凡商船過此者.必征之

案騷溫德過境錢.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三月.議罷.緣美人先言不出此錢.丹馬不得已.受諸國三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鎊之貲.而廢其利.當是時.英所出者.爲一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六鎊.而美亦別奉丹馬以七十一萬餘元云

國家每歲所收之賦稅.大抵皆出於饒物.雖於租庸贏三者.無所專征.而其財終出於銷貨之家.然以爲平.而謂出賦者各視其力之大小爲多寡.則未必然矣.蓋其爲物也.富者之銷不必多.而貧者之用不必少.亦各從其喜好之無定者已耳.人有巨產.而年未及丁.則從其銷物之量而言之.其助於國費者.盡寡.然以其產巨.其託於國家之保護.則甚宏矣.人於本籍.有巨產.而寓於異國.則從其銷物之事而言之.其助於國費者.無有.然以其產.其託於國家之保護.則又甚宏矣.使其國若今之愛爾蘭.然無履畝之稅.而產之易主也.又無契約之賦.則此人以國家之慢保.得收無貲之鉅租.而其所以報國者.未嘗有銖尖之費.其爲不平不順.待論耶.且其不平之情.處

於有屬之國爲尤甚也。身居於宗國而廣置其產於藩屬之邦。令英人之置田於愛爾蘭者。皆此類也。往有議立法專稅客田加重者。而愛爾蘭人大譁。無惑乎其如此矣。獨是稅之矣。而稅之之道。當如何而後爲允乎。夫用物之稅。其出之多寡。民之所自爲者也。使制賦者估其多寡。而行之於易征之物。民之出之也。將若無事焉。蓋貨物之賦。其完納者工商也。陰行價中。而用物者遂以爲價。而忘其中之有賦稅矣。凡如是之稅。不平可也。不信無恆。吾知免矣。民所應出之賦。爲數幾許。納於何時。皆可勒爲一定之成憲。使民周知而易從。故使大不列顛調權諸賦。與夫他國同類之賦。行之而有先後參差之弊者。此其故非賦使之然也。布法之不明。行法之不謹。文字糾繞。使民靡所適從故耳。

稅加於貨物。常陰行於物價而出者不知。且民之出是稅也。其勢必以漸而不以頓。囊中有錢。而其所待用者。而稅與此例爲故。以完納之時。與完納之法言之。稅之便民。無逾此者。是賦也。與吾之首三例常合。而與吾之第四例常分。是亦有所不得已

者矣。

夫所謂第四例者，言賦之必覈也。覈者出於民一，歸於公者亦一，雜費少而中飽袪也。乃調榷之賦，其所征諸貨物者，視征抽之多寡，其出於民與民之所不能得者，必多於公家之所收寔者，不能若地丁諸賦之覈也。嘗察其所以不覈之故，而知其致此者有四事焉，是可次而論也。

一、凡行是賦，雖出之以至公至平之道，然其勢不能不多設關津，廣置稅吏，其俸祿獎犒，至夫廨舍舟馬一切之用，此皆賦民甚深，而於公帑無毫釐之益者。雖然，以吾英之所費，以與他國之所費者比，則猶為綜覈者矣。如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七月，統計前一歲之所統收於抽調者，得五百五十萬七千三百八鎊十八先令八便士，而諸費為率，百約五五，其餘尚有與鹽煙二政之所減者，則是歲國所實收，必在五兆下矣。（其年實收調賦，為四百九十七萬五千六百五十二鎊十九先令六便士。）是年鹽課亦為抽調之賦，然與前賦異術，則其費大減於此，實收不及二兆半，而

所以爲課吏俸給者，率百十鎊。夫關權之費，大抵吏役俸少，而雜費用多，後之涵前，或至三倍。今與課吏俸既百十鎊，則合以雜費，雖率百二十百三十鎊可也。吾聞關權之政，齊於抽調；政齊則弊發，政新則弊滋。此其大較也。今麴糵麥酒雜征於調權二者，假使總於麴麥一賦，則年省稅費可五萬鎊不止。此在一轉移間耳。至於關權諸稅，盡於犖犖數種之物貨，而稅法仿抽調之成規，將所省益以不訾，而其賦可以眾。

二。其賦既行，則常爲民間生業之沮力，蓋關權行於物貨，其價值必增，增則銷售比例以減，而供者亦比例以微，使其物爲本國之所產，製者供者既微，則傭之爲數亦寡。使亦物爲外國之所運入者，經權而其價必脹，脹則內產與同物者亦可以邀一時之利，而移其勸功以就其業矣。雖然，前者詳論之矣。此一業一時之利，雖殷終不敵他業之所受損者。諦則犖者，吾英鐵業之場也。今使其地之人所以酤外國之酒醪者益貴，貴不徒貴，則彼所以售其鐵器者必益廉，廉故於製者值微，而彼之所以

趨業者不勸矣。大抵兩國通商，此之所以取彼者愈貴，則彼之所以取此者必廉。此不易之驗。以貨易貨如是，以幣易貨亦如是也。故厚征外貨者，未嘗不轉以自伐。蓋吾貨賤則所以鼓工業者亡，而內產之工必以退。故加榷調於日用之物者，爲需爲饒，皆善治國者所至不得已。何則以其效終於民業之降衰故也。賦於內產者，將其效徑，賦於外產者，將其效紆。以終事言之，無所異也。且吾於前部既言之矣。凡賦之事，皆有以使民之生業不由於自然之塗。常棄其大利者，而即其小利者。故賦之不中，則民貧而國耗。嗚呼，可不慎哉。

三，賦政繁，則民之坐隱匿偷漏而破產亡家者衆。夫隱匿偷漏者，民之無良也，而不盡由於民之無良。向使其國政平而賦簡，是犯法者雖終身爲懔刑親上之民可也。然則是犯法者，乃國家先爲陷阱，而徐責民之入其中者爲無良也。設其事果爲無良，則不獨爲上者之待之以刑罰也，民之秉彝，必群然以其事爲不韙，棄惡而共鄙之矣。今試問此隱匿偷漏者，有親行其事而心以不安者乎，有見其鄰之爲此而心

惡之以爲不誼者乎。是逃賦一事。國家雖加之以刑。民終未肯以其事爲不誼也。生於其國。親見爲其長上者食租衣稅矣。又不恤民力。聚無益之賦。以供不急之功。取艱難之財。以事侈靡之役。其腹誹心非之日久矣。故能逃免之者。人勸爲之。亟不以爲惡。設有人焉。指其事爲非法。禁其貨而不敢收者。此其人必不見敬也。方且以爲矯情僻行。而共疑其人矣。惟其如是。故逃賦者不自知其非。脫有敗露。且以爲不幸。而其謀救之也。與救誼取之財等。其始之犯法也。或止於失計。其終之抗法也。或陷於犯上者有之矣。卒之國法果伸。而其人之財。向之所以發業勸功。爲勞民之所庇者。乃今或以籍沒。或之資告者。而其用之術。大抵皆不生後利者也。夫制生利之母財。以爲禁奸之贓罰。民之不幸。而國之尤不幸也。而誰則尸之乎。

四物貨之征行。則稅吏有稽察之責。而民若不得私其貨者。用苛虐者十之二三。而煩擾則無或免者。夫煩擾固未必竟傷民財。顧民以失事廢時。有時且較傷財爲尤酷也。故昔英抽調之政。煩於關榷。關榷一征之後。無餘事也。而抽調則時時有覆驗

之事。緣此而民苦之。而吏亦以身爲怨府。騰謗中傷。和之者衆。顧亦有以吏之勤職奸不得售。而造作口語者。不盡實也。

故國有貨物之征。欲其無擾於民難。然持英之政。以與他國之歲費相若者較。則爲清靜之尤者矣。英之政未盡善也。其有待於損益脩革者尚多。然已非鄰國之所敢望也。

則姑以西班牙之賦政而言之。彼之主計者。以物貨之征。爲征於商賈之贏利也。故貨之在市。每易主必征之。彼且謂國家於內產之製造者。外貨之運入者。既征之矣。如此而欲其賦之平。貨未至於用者之家。必取其零售小賈一一征之。而後可。此西班牙並爾加化拉賦法之所以立也。其始立也以什一。繼而百十四矣。乃今則爲百六。而貲之於一切交易之事。爲田宅。爲粟菽。爲布縷。爲珠玉。莫不然。而督稅之吏。徧於國中。凡貨之轉。不獨異邑異城。必有察者。由東家之肆以入西家。而吏從其後。民一舉足。輒罹賦網。故國之賦政如此者。其地力民功之所產。終無滯而不可以行遠。

貿易之事盡於地著而止此國之所以貧而工業之所以不進也烏斯他果茲謂西無工業其弊在賦之苛擾可謂篤論雖然但言工廠猶未盡耳農業之衰不由他故蓋其賦不僅爲熟貨之殃實亦爲生貨之害也而吾英詎有是哉

即若尼波羅國其一切貿易亦有百三之稅此較西班牙固爲輕矣而內地城邑鄉非則納專課以免故於工賈爲無礙而民力以紓不若西班牙之苛碎苦民也

大不列顛之賦大都一律而於內地之交易轉運則一切黜民自由抽調所及不過數宗餘則自南而北行兩海之間廓然無遮莫有梗者其由內地以抵兩海之貨官爲符與之自石炭而外無所梗惟國內商務利通且賦行齊一無畸輕畸重之差此吾英所以有今日之庶富也蓋本國市場爲工商所最重而小民之舒戚視之而吾英賦稅廉平無擾如此欲國財無進不可得也誠能擴而充之至於愛爾蘭美利堅諸屬將見國之榮華與夫藩屬之美利大加乎此而且蔡可企者矣

賦稅之道所惡於煩擾者非僅取民無藝已也以其常爲道路商旅之梗云耳爲道

路商旅之梗者於國家無毫末之益也而於民生有邱山之損而國財亦緣之以不充法蘭西之爲賦也部與部異章則多設稅吏不獨用於國之四境部省之界羅置稅卡以防關入之貨其爲暴商旅梗塞道塗幾使國無行貨懋遷之便其鹽賦省各不同有專課者有免課者於藥爲斷售專權而有省或不禁售於法之愛底稅即英之抽釐也其賦法亦省與省殊科或奉專課而一切免征或有愛底稅焉而商稅總設牙抽則越鄉而章則互異脫來提者即英之關權也其賦法則分一國爲三支一用一千六百六十四年之稅則號五大牙者（以先是貨物之權分爲五支而各爲其地民設牙自抽故名）如璧加第如諾曼第及內省之大半皆用此也二用一千六百六十七年稅則號外省而視爲諸省用之三本非外省而作爲外省者以准與外國通商故其與法他諸省懋遷出賦極與外國等此如阿爾沙斯及羅芝之叶勒倭丹之教省丹克佩淵馬賽三鎮特皆此屬也所謂五大牙省與作爲外省者地有專課逾境輒異而馬賽尤甚夫其賦政紊殺如此則何怪所設稅吏之多而商旅疑足

乎。

法之賦法煩猥。其病民既如是矣。而產酒諸部。其酒稅尤苛。故今法國產酒名區。轉在衞茹日稍遜。而賦法寬紓者。賦寬故產之所逋遠。產之所逋遠。故民樂於種釀。不易之理也。

雖然。是煩猥之賦法。不獨法民受其敝也。米國一獨克封地耳。其中分爲六省。省所賦貨物不同。賦之章則互異。拍爾恩愈小。亦獨克封地也。中亦分三四省。而行異賦。夫道國之不平不道如此。而其國未至於極貧。民物不復返於草昧者。徒以土壤膏腴風氣良善故耳。

近世國家之責賦稅於其民也。大抵有二術焉。或官設吏胥。以監其權。事之善否。稅之鉅細。國家設殿最之考覈。如是者。其所收賦額。可年年殊。或國勅定額。而承之以牙儈。儈置傭夥而自督之。其征抽於民。雖遵成法。然闕於牙儈而外。不置問也。其傭夥亦知有牙主。而不知有國家。是故承稅以牙。非稅政之美善綜覈者也。定額國課

既繳之餘備匙之辛脩征抽稽察之勞費皆出於所稅而牙商之母本有贏息所虛之危失有保險所經之煩劇有所酬所資之智巧有所市使其劣此彼牙儈所必不爲也使國家剏爲稅政即與牙儈同其事而贏息保險諸費可以免矣二者公中所失之最鉅者彼儈之承一大宗稅課也常必具甚厚之母而身家稱之而後可故常民與之爭承難得厚信征矣又必精於其術悉於其事而後可期於有利而不折閱如此則爭承其課而牙之愈難難故來者益寡當官之出是課以募承者也此寥寥數人者知非彼莫能爲也則變其分而爭者爲合以共利往往俟至約之額而後起而承之而其利乃益豐則無怪國之爲牙以稅專貨者其牙商皆轉瞬財雄一方也夫封殖必叢怨徒富已爲邦人所側目矣剏新造之家必樂崇飾以自夸耀其爲民之所嫉惡滋深宜矣

綜中國貨物之稅幾無一而非牙課矣夫牙課者何上收一定之額征凡其有餘則承者之利是已夫是之謂中飽是之謂牙儈而中國稅不中飽官不牙儈者誰

乎。夫鹽課之大。固無論已。他若各口之鈔關。各省之釐卡。主之者雖名爲官。其實皆牙儈耳。此中國賦稅。其大弊所以歸於不毅。多爲沮梗。於國無利。於民大損。一不毅也。制爲中飽。民出者多。國得者寡。一不毅也。此上下之所以交喪。而廉恥之所以登衰。舉坐此耳。

凡爲牙儈。必常以國家督稅緝私之法。爲大寬縱也。彼於出賦之民。固無愛耳。就令以稅重賦煩之故。民不堪命。輾徙流亡。彼未嘗以之一動心也。設完彼富。即通國皆貧。彼之享其利者自若也。當國家危急存亡之際。爲之君者。常以賦之孔棘爲憂。而儈於此時。則曰國家欲課稅之常供乎。惟嚴峻其督緝之刑法。而後可耳。不然。求及常額。不可得也。而國之君。聳然從之。此賦稅之律。所以降而益酷也。試一覽於大陸之列邦。其賦法深刻者。大抵皆牙稅之國。而寬厚仁愛。則國君自督其賦者。是可以知其所以然之故矣。雖有暴君。其恤民之隱。哀民之窮。必過於汙吏。而牙儈則並吏而不如。夫身爲國主。知其族姓之榮業。係於黎庶之福祉。遂一時之利。害其民生。而

以國爲殉者。非喪心病狂之夫。不至此。而无牙儈以承其稅課者。則大不然。民之禍敗。彼且因之以爲利矣。黎庶之讎虜。非彼之幸福也。

國有制一貨物之稅。既以其稅付牙儈矣。又使之得壟斷專利焉。此如法國之菸與鹽二物是已。如此。則其儈同時而收二厚利。牙其稅既不訾矣。專其市愈不訾。夫菸。物之饒者也。購與否。多與寡。隨其人之欲可也。鹽。物之需者也。人人必取之於專利之商。不取之於儈。則必取之於私矣。且二物饒與需不同。而其稅皆至重。故爲偷漏之私愈衆。怵於重利。而不能自制故也。顧國則設爲至峻之法。牙商又布至警之胥。以督察緝罰之。而民遂多亡身破產者矣。吾聞法蘭西以菸鹽二賦。民之軍徙流徙者。歲不下數百千萬人。其死於法者又甚衆。而法國家所收於兩稅者。則歲以大萬計矣。其一千七百六十七年。菸課二千二百五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利佛。鹽課則三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四百四利佛。二課牙約。皆以六年爲限也。世固有人焉。謂下民膏血。爲無所比於王者之帑金者。則其心是此政。而以爲不必革也。固宜。菸

鹽二稅爲牙課任辜權者不止法若普魯士若奧地利若義大里諸國皆尤效之矣

法蘭西國賦之所由來者八曰泰理曰曷必達（譯言丁口之賦）曰威知衍（譯言二十而一之賦）曰甲俾（本義爲貨物之賦降乃專名鹽稅云）曰愛底曰脫來提曰菸牙課也後之五稅法諸省大抵皆募牙商爲之而前三賦則政府自領之法之計家皆言以所取諸民者比例爲言則政府自領而王所親督者爲較寡其有稍公帑過於後五稅之中飽而盧糜者

案此所謂募牙商以爲之者無異中國所云商辦也其政府自領者猶中國所云官辦者也近數年以來過一建置其爭官辦商辦之孰便者多矣大抵在官之人多主官辦而民間則多言商辦顧斯密氏之議如此則可知官辦固不必費而商辦亦未必遂綜覈而便民也雖然其事有爲國斂財與爲國散財之異爲國斂財者以商辦之未有不加酷虐而增中飽者矣是在議政即事爲衡而不可執一而論也

由此觀之法之計政所宜變法變而國必大利者有三端焉一秦理與葛必達宜廢也是二者廢則國藏之歲入減然威知衍其制等於英之地稅算於田宅卌本之租與息者固可以加也加之之度宜令與前二之所亡相若如此國藏之歲入不殊而征斂之費大省小民下戶其困於秦理葛必達二賦者可以蘇而上戶之民亦免於二者之壓力此一舉而衆數善者也二若甲併之鹽課若愛底之抽調若脫來提之關榷若菸課若一切之關榷皆可勒為一律均平之賦使通國無異征如此則民追吏胥之虐而商旅得周流國中其無梗與在英國等矣三使一切賦政皆領以政府而王親督之凡有官司皆奉君王之令勅而能一切牙商駔儈使中飽利絕而國賦以聚夫是三者變法之利不待深計而後喻也顧公利常與私利相牴牾人保其私而不顧公家之急一旦易令彼出死力以爭亦其所耳然則吾贊之果行與否正未易言也

取法國之賦政以與吾英絜短長則法將無往而不負大不列顛以不及八兆之民

歲取十兆鎊之賦，米國者何等之民，爲國賦所困苦者，而法有民二十三四兆，蓋三倍大不列顛之戶口，其天時地利，則比英爲溫而腴，且法之講於農政舊矣，其川道都大邑，隧路驛圍，凡物之以時而後有者，法皆比英爲多，如此則法之賦，宜歲得三十兆鎊無難，而乃二千七百六十五六年間，法國家之歲入，不過三百八兆利佛，至三百二十五兆利佛而已，是其數不及十五兆鎊也，是其數不及所與英比例而應出之半也，而其民且羣然以其賦爲苛，謂非政之不衷不可得也，雖然法歐之强大國也，其政法之寬大優柔，吾英而外，不能不首屈一指者也。

案英民統蘇格蘭衛勒斯爲計，當斯密氏之世，乃不及八兆，可謂微矣，而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乃三十兆，於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乃三十三兆，其十年進庶之率，約百民增九，是非國財有餘，民生日休，必不能如此之最駛也，天下進庶之疾，美英爲最，而美乃尤速，此馬爾達所以有幾何級數之說，此殖民之議所以偏於歐洲，此非洲與亞所以不能不闢，此支那蒙古所以常懷人奴絕種之憂也。

乃如荷蘭。取重賦於需物。而國中製造之業殆盡。循是以往。政恐漁海粘舟之業亦將漸廢。大不列顛需物之賦。有而不多。故未聞製造工業有為所病而侵者。必言其害。則物材進口之稅。斯為最病。而絲繭之稅。則其尤著者矣。荷蘭國稅。凡五兆二十五萬鎊。其諸部民。不及大不列顛三分之一。此以比例言。知其取民之無制矣。

國家平時。於可賦之物。既盡之矣。不幸至於有事。則不能不取所不宜賦者而亦賦之。此誠無可奈何之勢也。故荷蘭以民主之國。而稅及於需。此豈盡尹其國治其賦者之不得設。鄰敵眈眈逐逐。而其民必保其自立自治自由之權。事不得已。必出於戰。則雖以至節至嗇之邦。用有不得不增。逋負者。而賦亦比例而加。此其所遭誠不幸。而其志尤可哀也。若荷蘭若西蘭。皆瀕海之蕞爾國也。國雖小而其民志於自立。則欲民主之存。其海防必謹。此二國之壄。所以嘗不齧也。雖然荷西之所以存。而金甌不玷者。亦恃其為民主政制而已。何則。以其為民主也。擁貲之家。殷富大賈。皆與國同休戚。或紓或徑。皆有謀畝國事之責。彼以自治為尊。自由為榮也。故雖賦重國

危自役其財而蘊蓄以財貸人而息輕所得既微矣商出以易生業之所資爲諸侈
饑若較歐之他國爲少然而是重困之民意且不以彼而易此何則自由之權與父
母國相守爲存亡故也惟富民雖困不去夫而後發業勸功咸有賴而民生以蘇向
使其國不幸民主制爲國之號令主於對將帥則其國雖虛立而民權以亡民權
既亡則國非其國而內與好者皆可去如是[illegible]苟無富民而農工商賈之業皆不振
其能至今蔚然於列強衆大之間者寡矣
案余讀是篇原文不覺爲之潸然出涕也曰嗚呼何其言之沈痛也今夫國者非
他合億兆之民以爲之也國何以富合億兆之財以爲之也國何以強合億兆之
力以爲之也夫一統之世無論已一統者豈必幅員數萬里四封而外皆藩服而
後能然哉方其未通也汪洋之孤島如非支山中之巖邑如剛戈立一尊之君而
臣妾其同種並壤之民如是者皆一統也惟一統而後有無權之民以戴有權之
君上下相安國以無事當是時也有倡爲民權自由之說於其間雖謂其有百害

而無一毫可也。乃今之世既大通矣。處大通並立之世。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且世之黜民權者。亦既主變法矣。吾不知以無權而不自由之民。何以能孤行其道。以變其夫有所受之法也。亦既訪以知權矣。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乃不知是數國者。其民皆未嘗有權也。且深惡民權之說者。不自今之支那愚儒大官始也。往者歐洲之勳[illegible]公君。皆惡之矣。英之察理。法之路易是已。其最不惡民權而思振興之者。亦有之矣。德之佛勒德立。美之華盛頓是已。顧二者孰非孰是。孰榮孰辱。孰存孰亡。不待辨矣。故民權者。不可毀者也。必欲毀之。其權將橫用而為禍愈烈者也。毀民權者。天下之至愚也。不知量而最足閔歎者也。

篇三

論國債

嘗夫一國治化草昧。商不出境。而工不修術也。民不見異物。而市無華巧可貴之貨。

於此之時使其人歲入浩衍則所以視其富溢者舍廣畜從徒而外無他道也夫所謂多財者非他其奉生之資柴侈有餘已耳而際商窳工陋之世此奉生之資者舍布帛菽粟稼穡牛羊羽毛皮革而外又無物也商之所通工之所造皆塊然至粗彼多貲之子雖欲斥積畜以易珍貴之物而無從則自雄爲豪侈者不出推解以衣食窮乏盡其惠而後已者烏從出耶故是時惠而不靡嗇而不華凡所謂富貴之家蓋如此矣此吾於部丙之所已詳者也然惟其惠而不靡嗇而不華也故多財之家常善守其業而無由敗不若後世美好之多奇衺之衆雖精鑿之夫聰明之子亦有時逐所嗜而破家也鬬雞走馬事之微小者也而以此敗業者幾何人哉今之世以交游酣燕費其家者衆矣古之時則無有也則世變之異爲之也歐洲拂特封建之世田宅仟佰常十數代不易主人知其歲費之不逾歲入矣雖廣縱大酺見諸紀載者至衆自後人觀之若非酒池肉林不足以給也者然自彼爲之自亦識度劑節未嘗溢於其力之所有餘者若夫羽毛皮革其地所產亦皆斥以易財而其財亦皆斥之

以[illegible][illegible]寶如珠玉金帛凡其時之地力人巧所能作者然其聚於權力者必多而散於市[illegible]者常寡無撥居之用舍藏弃愛護之外不知所以理其有餘故也且其時以商賈[illegible]汚處至於資貸子錢尤為律之所禁而自好者所不為也以其時之不靖而群[illegible]之征故皆欲度置輕資以為亡國奔竄之備又以攘奪者衆則藏之惟恐不深此世異事遷所以多獲藏鏹者主人往矣而他人是踰則即此可見當時之情況矣中古以降書以出地藏鏹為王者進奉之大宗地不愛寶有時而溷至於今日則藏鏹一宗不獨王侯所不屑即豪家貴人求奇恃備來者為經入矣封殖藏弃不獨黎庶有其[illegible]也即在國君其情等耳工商甚隆之國其君尤繼齎而業積財不若後來文勝之代以豪侈相誇炫也蓋民稚樸而所通者狹欲求珍異勢有不能且寓兵於農而無租設則省至大之費而餘財尤多是故舍飲食徒衆執門客無所用也然而贍養屬給之事雖費不糜而奇衡之為其傷財過斯遠矣故吾歐古昔帝王府庫之藏甚裕即今蒙古東胡其酋長大人亦皆[illegible]於積聚也

至夫國有通商珍怪詭異之物充牣於市則排斥金錢以求玩好者國君與有力之衆之所同也宮府之所積爛然而耀目鏗然而諧耳者內產與外輸之貨兼而有之雖無益於治數夫亦足自娛矣勤貴豪侈之家所飼畜者日微移其財以治耳目之近玩雖民失所附然由此而立者亦日多自立者日多故勤貴豪家其勢日亡降與編戶齊民等矣蓋耆好之私悅聲玩色之情民所同具無間於貴賤也庸詎能以其身爲君公之故知淺淺者之無益而不尙之也哉今夫樂侈靡恣淫佚忘其守圉之重不豫綢繆及於外侮者史之策不一書也就令不至如是使守圉既固矣綢繆既周矣謂方儲其餘貲以當一旦不可知之變者如是之君吾未之前聞也雖在恭儉之主其歲費亦與歲入均下者斯過之矣是故古昔積聚之業今也則亡亡積聚而猝有非常之變不能不於其國貲非常之供也法之顯理第四亡者數十年於茲矣而普魯士之先王繼法是二主者歐之獨有儲畜者也至義大里之民主與荷蘭下國之合衆有通負矣民主無巨細有府藏者獨瑞士之新納其他民社則無有也雖

然是亦宜耳居文物休明之世倡茅茨采椽之議則似蠻夷之陋風而非文明之盛觀是以陳設之都麗廟廊之高明凡所以爲國華者雖在民主政廷之儉節爭爲致美不與霸朝雄主肆其侈心者也

夫國之經費平時既僅足而無餘及其有非非稱貣以濟之固不可所有於府庫者足以供無事耳一旦四郊多壘或攻或守其費皆無從出也況守圉之費恆三四倍於無事時之度支非籌三四倍之歲入必無以爲戰守之具就令致此有術而舍加賦無他道也即賦加矣而非期月之措克聚斂不能集也其有民不堪命平時之供已盡其力加之且至內亂者無論已乃邦交則既裂矣宣戰之書則既馳矣舉國若焦陸兵闐艦旅集臺壘脩戍卒募備器而聚糧電迅而雷動不旋踵矣其待費之亟如此而費之不可數計額限又如此一有失機大者國危小者國辱則欲待期月之措克聚斂以應國已非其國矣是故當此之時國家舍稱貣之事無以自救

自有通商而人類相生相養之局大亦各爭權利而列國相攻相取之事繁雖然國

以通商之故而戰事殷亦以通商之故而財有所貸蓋國與國相鄰敵矣而民知戰勝則市場廣商利宏故前也既以商而有餘貲而今也亦以爭商利而樂出貸也使其國之商賈衆而工業多則必有民焉以轉財爲業者其所轉於手中之財不僅己之母財已也且將有他人之財所不自興業而以貸人取息者其出入之數數亦必過於不自興業而獨貸財以取息者蓋彼既不自興業矣則一歲之中財之轉於其手者率不過一出入而已至於工商興業之民其己之母財與其所貸以爲母者轉於其手歲三出入至於四五者有之矣故如是之民身爲工商二業之主者誠欲出財以貸國家雖鉅萬之數可咄嗟辦也故曰惟通商之國多戰爭亦惟通商之國之民能貸財以助戰

非刑政至平而愛民有護者其國工商之業必衰就令暫興其勢亦不可久也蓋刑政不平民雖有恆產常以爲不可恃貿遷不信吏不爲司其直脫有逋負訟獄之紛吏上下其手而估勢者勝往往其財雖復轉囑之賕失太半焉故國有法而若存若

亡不爲民所信者其工商之業欲興而日進於盛隆之際難矣惟無事之日民信其上任其法知其於己財產爲有護也夫而後處非常之頃能以財供上之用而知其不亡也誠使其上可信其法足任則工商之家以財貸國不獨於發業勸功無所稍損而如故也方且以出貸國財之故而其業益恢蓋國事有急其稱貸之質息契約恒大便於貸者之家且貸者所收之符券周流於民亦以民之信其上任其法也往往入市所售過於所貸之數然則民以財貸國轉以利贏不獨於其業之母財無所減也且有加焉故上之貣財於民也爲有大賚於貸者之家豈復以爲病抑且以爲澤故曰惟法行政平之國爲可貣財於民亦惟法行政平之國之民乃樂出財貸國也。

如是之國常深恃其民之能貸而樂貸也無事之世常無意於聚斂而封殖之蓋豫知一旦有事貣之無難則閒暇之時無假自苦以積畜之事矣

若夫僿野之國民無工商二業之母財抑有之而皆寡人人以居積蓋藏爲莫大之

非知其上之虐已與其法之不可信也則藏其財恐一著於外之見奪也如是之國一旦有警則多文告設勸賞以貸其財於民然而民能以財貸國固少矣求其業於貸國則無徒也其國君知其然也則平時務聚斂而封殖之以自固然而聚斂逾深封殖愈厚其民愈危殆之至於有警其聚斂封殖者恆不足以周事蓋惟不通而民力以涸惟無政刑而民疑其上惟視一人之掊克而其流易竭故也夫若此者雖曰國非其國豈太過哉

案君子讀斯密氏此篇之言而反觀吾中國之爲何如國爲此乎爲彼乎蓋不待不佞之斥言夫已各知其攸屬矣數載以還國亦多故矣工商之業依然而國債彌重且其債非貸之於民也官貸之於外國而外國轉而貸諸吾民者有之矣豈盡民之無良哉民無所恃於官而外國無所畏於中國故也往者亦嘗貸之於民則昭信之股票是已然其事之何若又不待不佞之斥言也庚子之歲行將盡矣和議十二款出國之逋負益深後之財政將必有越樽俎以代吾庖者使繼此而

民以病。其事固可悲。使繇此而民不病。其事尤可悲。蓋有謂法終當變。不變於中國。將變於外人。嘗聞其語。今見其事矣。

債有日加無日減。今所以困。後或以亡。此今歐洲諸國所處之同形也。國如家然。其始之貸財也。以其主人之聲望地勢。不必有所典質抑指一定之款目以為償也。及其所貸愈多。持空名白券不足以見信。則質田宅具契徽而後能得之。

今者吾英之國家。有所謂不指之債者。則以前法而貸諸民者也。不指之債。有行息者。有不行息者。其不行息者。如私家計帳之逋負。其行息者。如私家之以券據稱貸者矣。國家與一功役。行一師旅。先其事而後其費。則若海陸諸軍之糧餉。鄰國君王之佽助。皆有所後時而不及者。如是之債。則無息者。前一事也。海部若大藏。償之以一紙之吡勒。有起息於發數之日者。有起息於六月以後者。如是之債。則有息者。後一事也。於是英倫版克以見幣議息。收其所有用者。市有定價。或大藏欲其吡勒之流行。與常鈔等。則令版克不稱為受。而付之以屆期之子錢。如此則市價不跌。民樂

行用若此者雖償甚大之逋抑舉新貸之債無所難也法國舊無版克而有國鈔其當市之價折扣至百六七十者恆有之而吾英於威廉第三之代國家大府闕法英倫版克停業其時大藏賑勅市中折扣者自百二十五至百去六十者有之蓋其時民心未定政府經民變新造而又不為國家版克之所佐助故如此

凡此皆所謂不指之債也至所貸者多而不指者為不可行則遇巨功大役若戰守之非常甚浩之費告貸於民非指有著之款以為質供後此之還償不可得也故政府以質貸財於民亦有二道焉一暫一久暫者取國家經入之賦以為一歲數年之質者也久者責息於一事而永永無絕者也暫者計此限期之中足以復所貸之財之子母久者置母不償計其賦之所收可以與其所貸之歲息相準國家無論何時力足以復其母者則復之而其息亦罷其以前術貸也謂之曰探支之債其以後術貸也謂之曰永息之債亦曰息借之債

如大不列顛歲征之地賦與麵櫱之稅皆以供探支之債當其貢賦徵之功令者也

國所需款。英倫版克恆先完之。而徐計息。此自民訖以後。常率百八至於百三者。徐收二賦。如其子母之數而止。一歲不足。則次歲繼續以收其征。其常法也。國家所未實之歲入。僅此而已。顧常未至而前費之如此。此如豪家浪子。待用甚棘。欲徐以俟其田宅之租入。勢有不能。則以息貸於其司租之奴僕。此所謂出歲息而用其家應得之財者也。

當英王威廉與后安之代。國舉永息之債。未數數也。然而始爲之矣。故其時所增新賦。常以少時而罷。（自注四年五年六年至七年而止。）而其時所予之貸財券約。大抵豫探所賦之入以復之。往往限年之中。所收者不足以復所貸者之子母。於是常不得已而展期。

一千六百九十七年。是爲威廉第三之八載。總一切新增之賦而不足於用。則擇而展之。至一千七百六年八月朔。以探支五百一十六萬四百五十九鎊十四先令九便士之債。是爲第一次公息質借。

一千七百一年。復展某稅至一千七百一十年八月朔。以探支所不及之債二百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九鎊七先令十一便士半。是爲第二次公息貸借。

一千七百七年。復展前稅至一千七百十二年八月朔。以探支所新借之債九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鎊十一先令九便士。是爲第三次公息貸借。

一千七百八年。復展前稅至一千七百十四年八月朔。以探支九十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鎊九先令二便士半之債。是爲第四次公息貸借。（自注所不展者。獨舊助徧之噸錢鎊錢。及蘇格蘭之麻布稅。蓋南北合而優免之）

一千七百九年。復展前稅至一千七百一十六年八月朔。以探支九十二萬二千二十九鎊六先令之債。是爲第五次公息貸借）自注舊助徧之噸錢鎊錢於是歲不探支）

一千七百十年。復展前稅至一千七百二十年八月朔。以探支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五十二鎊九先令十一便士之債。是爲第六次公息貸借。

一千七百十一年。則合舊征諸稅益以新設數款之永遠調權。以供所採支民債者四。兼還南海公司之息利。南海公司者。於是年以九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鎊十五先令四便士出貸國家者也。是為英國家由來最大之公息貸借矣。先是國家貸於英倫版克者凡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其歲息凡二十萬六千五百一鎊十三先令五便士。又貸於印度大東公司者凡三百二十萬鎊。其歲息凡十六萬鎊。版克息率歲百六。大東公司歲百五。於是稅之指還是二債歲息者。皆永遠征抽。是為永息國債之首基矣。

一千七百一十五年。是為若耳治第一之初載。凡賦之指為版克歲息者。與他賦之永遠征抽者。皆總之於一司。號滙集公帑。以供版克公息債之歲息及他項國債之永息者。滙集公帑。在若耳治之三載五載。各有他賦之附益。其賦亦皆永遠征抽者矣。

一千七百十七年。是為若耳治第一之三載。復以他項永遠征抽之賦。以供後貸民

債之永息號總裕其所支之歲息計七千二萬四千八百四十九鎊六先令十便士半。

合前截而觀之。知國債之興也。其始皆挪支後數年之賦而爲之。而其債所指之稅大抵不過限若干年。期於通償子母而賦亦止矣。乃至軍興旁午。抑大功殷煩。往往前負未償。後挪更起。通債積累。至欲還其母而力有不給。則挪支者浸假皆轉爲永息之債。而供息之賦亦有欲蠲能而不能者矣。

今夫國處交通之世。與人並立於五洲之中。雖不幸而有戰爭之端。與不獲已而有守圉之費。然皆意中事耳。當其時府庫空虛。公私亦立。則其勢不能不出於假貸邱山之費於其民。而指有著之賦稅。通計幾何而償其子母。此猶是至公甚便之道也。向使一貸於民之後。彼爲國治計者。於通負未清之際。日月未除之時。雖其外政勿輕啓邊疆之釁。雖其治內。勿妄有功役之興。清靜爲治。以與民休息。則年月之間。前之所挪支者。子母皆復。則灑然釋負可也。此匹夫匹婦之智之所知能。而謂預人

家國者其勢有不逮哉乃執意不然吾歐秉軸操柄之家其所爲往往反此此諸國之債所無日減而有日增也當其爲第一公息貸借也其所操支之數既往往溢其所指償者矣脫有未溢則必於前期未屆前負未了之先而爲第二公息貸借之事至於積而彌多則所指之賦額於定期之中萬萬不能償其子母如此則愈益其母而前指之賦乃專償子不恤其餘夫然後不獨負之無時而釋也而所指之稅事爲此起者亦無由輕省而使通國獲息肩矣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言之足以令人於邑者也尤足異者以其國步滅裂之爲而前者操支之債既漸長而爲永息矣既變有窮之累以爲無期之誅求矣今乃以國之所歲償可子而不母之故後之所貸可以加多於前故自永息債行當國者以此爲新得之秘脫有大事則往往爲永息而不爲操支而民之賦權亦從此而益重嗟夫國家不幸有急彼當國之處所斤斤致譏者在濟其目前之急已耳至於債負積而不訾後之子孫所以償復之道如何調權益深得無毀於壓力之下則所謂我躬不閱而未嘗一槪其意者矣此非所謂不

仁之尤者耶。

案國債一事。爲中國從來所未有。 國家當全盛之日。邊事如準噶爾。如西藏。苗以司農之財供之而有餘。至道咸之間。髮捻乃始。然未嘗加下文之賦於民也。粵匪之亂。諸公籌餉。始創釐金。謂爲權宜之術。而兵食大紓。又是時海禁方開。始於上海。繼而有十三口二十餘口海關之権。考中國今日之歲入。以比嘉道以前。蓋數倍不啻矣。而漏巵之象日加乎前。狃於舊說者。輒以通商爲絕大漏巵。甚且擬之鬼魅惑人。攝吸膏血。如其言。與往者印度那博之語正同。究之此皆無所知者之膝口。讀斯密氏原富之書。而其胸中如是之見。納洗除不盡者。則無庸發其蒙守而發膏肓矣。同治以前。邊費當廷。然所謂賠給兵費者。至數十百萬爲最多。中國之力猶足以及。無舉洋債而衰分償也。以政事之閼於外情。而疆吏綢繆之不固。於是乎有甲午中東之役。朝鮮臺灣皆判。而賠款至二百兆有餘。而關權爲指償之賦稅。幸而邊氛不起。海內和樂。三十年間。可以子母皆復。而百姓不必加賦

也本年庚子五月暫然有拳會滅洋之事其人謀之不臧殆前志所未有七月乘輿西狩至十一月而十二款之和議盡諾後此所賠之兵費幾何頗聞分年以復所舉之債須歲三千萬者五六十年（此書成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故云）如此而益以前負則中國財力不其殫歟自西人觀之彼固爽然以爲未甚也蓋彼見英倫者天下之富國也而庚寅辛卯之閒其國債爲六百八十四兆鎊以三十七兆八十萬之民數計之每民所負蓋一十八鎊有奇至法蘭西則尤駭耳目矣庚寅辛卯閒以三十八兆之民而積一千二百六十五兆鎊之國債以每民計蓋各負三十三鎊有奇其歲出永息亦三十七兆八十一萬鎊然未聞英法二國遂因此而貧抑由是而不振也中國後此之債要不外一千兆兩累已耳此不過二百六十餘兆鎊而其民號三百餘兆是不及人一鎊之債也復何憂乎雖然有辨是二國之債者大抵舉之以治軍則有拓國擭利之饒以之興功則又有便民通商之益故國債雖重國財日裕此猶斥母以求贏息耳至於中國則十年之

中興衙者再其舉貸者皆國外之款其所償者皆敵國之資故償亟矣其息利既不在民於國財又無所損益而一切通商惠工之政若鐵道若礦政方務則其發生之機是中西之負債同其所以負債者大異而後此之所以償還散息者又殊西國之債以利中國之債以害是又烏可同而論之乎繼自今設不改財政一切而更張抑更張矣而其權皆操於外人吾誠不知國之何以堪命也

后安即位通國通行息率大抵百息五六而已洎十二載令私家貸貸至大之息不得逾五分而當此時暫征之稅什八九皆永遠抽征以資償息若所謂匯集公帑若海公帑總帑皆此用也於是公債之息亦減之與私債同科而諸帑之所歲償省百六而降爲百五是所省者六之一也於是歲征有餘則積之以徐償債持之用所謂沈債帑項是已當一千七百一十七年沈債帑項共得三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四鎊七先令七便士半至一千七百二十七年息率以通行之率相比更減爲百四其五十三五十七二年減爲百三五百三而沈債之帑愈富

沈債帑項所以漸償舊負乃有此而貸新債愈易蓋所積既多民知公家之有餘財樂於出貸當國有事主者舉之以與他項游移之帑相輔為資則舉債滋易故大不列顛於沈債一帑用之以償舊負抑用之以舉新逋二者孰多觀諸後來悉可見矣

國貸公債其術有二一曰揉支一曰永息顯矣而二者之外又有二焉所謂歲收是已則介於二者以行其術者也一曰歲收之有年限者一曰歲收之終於生年者

當威廉后安之二代常貸鉅帑於民而以歲收之有年限者分還之其年限或長或短視其時之民情為上下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以議院之令貸一兆鎊於民凡貸百者歲收十四至十六年而盡是國家所歲還者十四萬也先是一千六百九十一年亦以議院之令貸一兆鎊歲收取盡生年而止其數以今觀之可謂至優顧其時貸者不滿所貸其次年乃易為出百歲收十四終貸者生年而止如此是歲收七年有奇其所貸於國者已復也一千六百九十五年令民有此歲收者得詣大藏出六十三鎊之財則易所謂盡年而止為九十六年而後止蓋國家以盡年十四之歲收與

九十六年十四歲收之稅售以與民而得其六十三鎊之價六十三鎊者以歲收十四鎊計僅四年半而復者也可謂優矣雖然以其時國勢之杲乃政府之不安其至者仍竊后安立數數舉債於民有以盡年歲收者有勒限三十二年八十九年九十八年至九十九年者

歐洲近世之戰事與一起於一千七百三十九年一起於一千七百五十五年其繼國債無有歲收限年者亦無有歲收終其生年者皆謂國家舉一民債而以九十八九年分歲償還則其去永永行息者不遠矣則一術之所貴者宜鈞也顧有財之民以為子孫計深遠者其以資貸國而食歲利常喜其無窮之永息而不樂有限之分還何則有限之債時愈久遠將其債之所售愈賤故也凡此之民大抵皆有田多積之家是故債之有限而分年償者雖以數計其利實與永息者等而民之嗜者終樂永息而不喜限年新貸忽起聞永息而其常存者雖微所樂聞限年分償而其漸收者雖久不嘶此固小民之虛淺彼固以前之其為常在以後之其為漸亡也

於是當此二戰之時。國家遇有貲財。每於永息之債而外。別發限年或終身之歲收。以為勸獎之資。歲收雖盡。而永息之母自若。其為獎之優如此。

以終身之歲收與民。以為國貲財者。亦有二術焉。有分者有合者。分者各得其終身之歲收。如前之所列是已。合者聚數人數十人之身世而為之。其法創自法人名湯廷者。故亦名其債曰湯廷之債。當其分給終身歲收也。每一人死。則歲收與之俱盡。而公帑所出以之遞輕。茲合給終身歲收不然。聚十民為一湯廷。其始各給歲收。至一人雖死。而公帑之所出如故。其所應得者。歸諸餘九人。復一人死。則二人之所應得者歸諸八人。如是至於九人前死。而一人獨存。則是一人者。總集十人之歲收。必俟十人皆亡。而後公帑無所出。此所謂湯廷者也。故國家同指一款一賦以為後償。而用合以貲者。常較用分以貲者為多焉。蓋湯廷歲收。其所值固比分者為多。常人之情。皆自信其身之後死。其晚獲之多娛。故湯廷之債。其售人也。常過其值。此與民則彩票之行。實有同其機括者。究近者國以歲收與民。以貲公債者。用湯廷之法者。

多於常法。蓋舉貸者之意，固主於多得財，而公家釋負之遲速，乃彼之所不盡計及者矣。

特法之公債，以與吾英者比，則法之以終身歲收與民爲貸者，多於英。一千七百六十四年，波爾多議院所進法王之債冊，法之公債總二千四百兆利佛，其冊之以終身歲收貸者，約三百兆，蓋於全債僅八分之一而已。全債歲息約計一百二十兆，而歲收居其四之一，乃三十兆也。此其計數，或以爲不盡翔實，顧自議院爲之，則雖過不遠矣。夫英與法貸財於民之術，其殊如此，此非二國主計者，爲深慮遠求，爲公家釋負之意異也，其所以然者，則亦以貸財之家，其恤私顧財，所各爲利圖者，不相侔耳。

英國政府之所在，乃天下商旅輻湊鱗集之區，其中之民，大半商賈，而以財貸國者也。然彼之以財貸國，非於其母財有所耗減而爲之也，乃欲母財之增益而爲之耳。故朝出其資，以購新債之股票，暮出售人，而無所蘄得者，彼且去之。夫豈曰自損以

助國家也哉。使彼所購者。非永息之歲收。而爲終身之歲收。（無論本人或他人終身）則其轉以出售也。未必有贏也。終身歲收之債票。以之出售。大抵皆折。蓋他人之身。雖年尚精力與己從同。其視之也必劣。而其價從之以微。甲以乙之債票與丙。自甲丙之視乙均也。均則授受之價宜相若矣。而終身歲收之債票。從其實而言之。自其發給之日。其本值已遞減矣。何則。人之年齒固日增。精力固日微也。是故出以相售。終身歲收之債票。終不若永息而毋存之債票。毋存固其價相若也。

然則法何以獨多終身歲收之債票乎。曰是有故。法之都曰巴黎。巴黎非天下商業之所萃也。故其以財貸國也。其人不皆商。其中操利之民。有承抽之牙儈。不牙之稅。則有監抽之家。又有爲國王主藏之版克。若此之倫。則爲國賚財而先出貲者矣。其身家多微而驟致富。則奢炫散惰。視其儕輩蔑如也。故其婚娶也。取己之同類則不欲。攀援所慕則不可輒得。故往往以鰥其終身。既鮮室家。而於親戚又無愛也。含美衣豐食以自遂其生而外。無所謂遠計者。故雖歲入之饒。與其生年俱盡。非所介介

也蓋法以政教之不同其中多財之子或不願有妻或願有之矣而於法不可於勢不便此其民不爲後嗣計者所以比英爲多也夫既不爲後嗣計矣故與其取永息毋存者之爲少無術取終其身世者之爲多也此英法貸財於民其術之所以異也執近各國平時之經費大抵與其每歲之經入相敷一旦兵事告警所費加於平時則窮苦無術以比例加賦即有之亦有所忌而不敢爲其有所忌者恐賦稅加煩民滋不悅將即此以爲主戰者之罪也其苦無術者兵事之長短無知其所費之多寡不可前計縱出加賦不知何由使足用也故惟貸財於民而二者之難皆失蓋惟貸財而後所用之公費雖多而所加之賦可以寡至用永息之術則加至少之賦而所貸者雖若邱山以供連年之戰費可也國之幅員廣遠雖有一方之警其京師腹地之民於戰之不便無所與也耳不聞礮火之聲目不覩戰鬬之苦雖一方之民罹人生最烈之災害而彼晏然者依然優游而式飲食惟日徵邸報以兵事爲娛心遣意之資勝則夸其國之武功負則僞其海陸將卒之不奮耳他何關焉故雖所出之賦

稅。略多於無事者之日而彼之心樂也。則有時轉以罷戰役爲愠者有之矣。所以娛心遺意者亡而前者所夢想之豐功偉業。上所賞以爲國榮。下所分以爲私益者。又杳然不如其所期。此主和者之所以多毀。而主戰者之所以多和聲也。

稅之增也。以有戰事。然戰雖息而稅無減時。此屢見於事實者也。其故以貸債之常有息耳。假償息之外而猶有餘。國之經費不仰於是。則常著儲之以爲陸續逬母之地。此所謂沈債之帑是已。然而有難者。就令沈債之帑所積漸多。當國者不移之以爲他用。而師旅之後疆埸無警者歷有歲時。是區區者常不足以復其當戰之所貸者。矧乎是所謂沈債之帑者。當國者常不能不以他用也。而兵爭之世。無事之不可以長也。

其帑之所以常區區而不足以復所貸者。蓋新賦之設。非以償所貸之母。乃以償其歲息而已。爲此而有餘。其有餘者必意外之獲。而非制賦者之始望也。故其數所以常少一也。且沈債之帑之所由來。非償息之外其賦之自然有餘也。大抵以逬行息

率之減而後得耳。此如一千六百五十五年荷蘭之債。又若一千六百八十五年羅馬教國之債。其沈債帑皆由此出也。此其帑所以常微而不足以復所負也。

沈債帑所以常爲他用。而不必儲之以興舊通者。蓋師旅之後。就令歷歲昇平。然既爲國家。則不免於非常之舉。當國之人所以當此費者。與其數加新賦。不若用沈債帑餘之爲輕而易明矣。凡賦舊者雖重。而民無辭。新者雖輕。其民常怨。此天下之通情也。國家當蕭然煩費之日。賦不獨從其無而之有也。且常取其輕者而重之。無如民氣已喘。往往欲爲其新而無可新。欲從而重而末由重。夫增新賦。民之所大惡也。縱舊通民之所未必怨也。當是時。謂有可指之資。如沈債帑者。上之人乃舍其易而從其難。殆無有矣。彼非不知公債之所積既多。不可不力求所以釋負也。公債彌深。是沈債者愈不可以妄動也。顧公債之釋負彌難。公費之急需亦彌棘。由此而沈債之妄動者亦彌多。雖有急公愛國之民。然使賦權已重。征調已煩。上之人欲取其無者而有之。欲取其輕者而重之。此非其國存亡榮辱之所關。必待毀家之紓而後

可者。吾未見民之樂從也。用其沈債不得已耳。

或曰。國債於民固無損也。歐洲諸國皆然。而英倫尤甚。償債之帑雖多。政如別積母財。加諸國中已有母財之上。商業以之廣通。工務以之益修。田疇以之加治。跡是帑之所為過於民出各具之母財之所能為遠矣。雖然。其言過矣。彼不知當國家之告貸於民。而民出財以貸之也。乃取其國之歲殖。不以為農工商營業之母。而以為經國之度支。夫既為度支矣。則必奪其生利者。而以為其不生利者。一歲之中。虛糜擲斥。無一錢之復者。往往有之矣。吾非不知民以財貸國之後。方將庶為歲收。總始終之所得。常過於其所貸國者。又非不知有此歲收。則貸者之母常復。母復故民依然有以治其生業。其廣遠盛大。或過於前也。執貸國之據。固可以責人之財。抑轉售之以得優價。則新母之數。且進於舊。雖然。言計之道。有就人人而分言之者。有合通國而通言之者。自其分者言之。彼以財貸國而猶有財。或等於舊。或多於舊。其財固無恙也。苟自其合者言之。彼執貸國之據。其所售所復之財。是新得者。其始不能無所

用也本國中之所固有也因營用之以發業勸功者也其於彼雖爲新而於國終爲舊不過挹彼注茲有易主而無新獲也故其財於一家可言復於通國不可言復也前此之貸國者以償敵費以供軍興所用之於不生利之功者已毀矣已亡矣向使無此則所謂新母者其發業勸功之事將必有益廣於斯者而今則已矣是故未貸國之先其母財二既貸國之後其母財一誰謂國債於民無損耶

使國家以歲費之彌廣而增當歲之賦是所取於民者將不過節彼一不生利之費以供此一不生利之費已耳向使其賦不增是所出以供賦者雖亦積之以爲母財而以爲發業勸功之用然其太半恐將費之於無所生利者是故國有所需其出於當歲之加賦者有礙於新積之母財而於通國舊有之母財無所毀

使國家以歲費之不訾而濟之以新貸乃指後來之賦以徐復之是所取者將必毀國中舊有之母財移其養功生利之資以供其無所生利者雖然其後來探支之賦必輕於當歲所加以供國費之賦賦輕則民之從之也亦輕而猶有餘力以爲積是

故國有所需。其出於貲財以爲之者。雖於蓄有之母財有必毀。而無沮於新積之母財。合前觀之。是二術者。各有利弊。則不能不深望於主計者之折中也。

案國有兵事。則貸民財以爲之。此西制然耳。中國古今未嘗有也。有者加賦（此如咸同間之釐金）與夫天下以財助國已耳（漢之以財助邊與今世之報効。）貸不貸雖異。其有損於民力均也。斯密氏謂加賦則沮新積之機。貸借則傷蓄有之母。是誠不刊之論。然使民之所出者。由於瀦財所未用於廢居治業者。於其孳生財之機。尙無損也。竊謂助國之事。民得獻其所有餘。未嘗損其後利之母。使其至是。未有不怨讟沸騰者矣。

雖然。使其國用兵之費。悉出於當年之加賦。兵解。其賦亦罷矣。然則其民之積儲新母之能力。雖當戰而甚微。將兵休而加大。過於指貸者之戰罷而誅求方始者遠矣。當戰之頃。於國中蓄有之母財。既無損。息兵之後。其民又有新積之母財。其交綏之時必短。而國民亦不敢易言兵。蓋用兵之資。悉出當年之加賦。其所加者必重。民不

其命。人人有釋紛排難之心。而國家慮民之讟。必不敢得已而猶戰也。从知其與所費之無涯。而一切皆出於民力。則非有眞實之利與夫不共之仇。其不樂主戰明矣。故其國積儲之能力。所毀於兵爭者。其時必少見。即不得已戰矣。其兵連禍結之爲日必不長。此較之輕言戰。戰而費出於債者。其於借有之母財既損。且息爭之日賦之多寡。又不能不加者。自不可等倫而論矣。

案。英國察丹沐當國之戰。與爭美利堅之自立。其費皆出於貸財。故當時雖所費不訾。而民不覺。又當是時。比德新創汽機。亞克來德新創織機。皆有開必先利民日用。英之工業恢閎。而商業亦比例而俱進。此其所以任重若輕也。後數十年而有英俄之爭。是爲庫黎美亞之役。軍興之重。舉於貸財加稅者。兼而有之。亞畢沁尼之役。則其資全出於加賦。那達爾之役。亦出於賦。而賦所被者偏。蓋藏富於民深。故雖加賦。而民任也。獨近歲與南非荷蘭種特蘭斯哇者爭主客之權。兵交不解。至於歷年。徂而未定。其所舉之國債。已至再三。而其數之繁。亦出於意外。雖

籍其地虜其民而特人擇於死與自立之間雖亡猶榮嗟夫英固多一善戰之國也然區區特蘭斯其百折不回之氣則雖勝其力已疲矧國力去英甚遠者而輕言戰吾不知所以為國者矣

謂戰費出於貸債則所增稅額輕而民力猶易為稽者此亦必所貸者寡而歲息輕而後如此耳假令貸者山積息已不貲則未見其民之猶能稽者也今如英國總其歲入當其無事之時已及十兆使其不幸撥支抑或臨還息利則用之有經雖以供至奢之戰可也乃今英以債重息繁之故遂使無事晏安之民其受累之深力微而無從為積與居戎馬紛紜之日正等今而後知彼始為撥支永息諸貸者作俑之為禍烈也

雖或謂國家貸債於民作賦稅以還其息者此雖為費然自一國觀之固無異取左手之財以歸右手於其人未為損也財未嘗出國不過移此民之有以畀彼民國中貧富之差未嘗一法丁異也此之謂詖辭其說起於商宗之計學自晉於此宗之學

既明辨而審論之矣。意者今於此言可默。而學者自明其失歟。且彼未嘗出國之云。又未爲確也。荷蘭及他三四國之民。皆有吾國之歲收甚鉅。然此固不必辨。就令國家所出之以付歲息者。一一皆受之以吾英之民。不得以是遂稱無損也。蓋公私之財。大抵出於二源而已。地也。母財也。有母財之散。而後致力於農工商之塗者得所養也。治母財與地之家二類。有地之田主人也。有財之富室與夫役財之大工賈商也。

田主人以地爲已有。而知其爲殖財之原也。則樂於治地。佃者之屋宅。無者與之。圮者繕葺之。疏其滯流而浚其壅淤。凡地主之所宜爲者。雖費彼無所靳也。自有田疇廬屋之征。而其所收於地者。比例降寡。自有抽調關榷。取民生之所用享者征焉。而百產以之加貴。以其降寡之歲入易加貴之百產。故治地之費。彼有所不堪任者矣。田主既不爲其治地。斯農人亦無由易耕而深種。故自有地者受獻於賦稅。而國之農業有不得不衰者。夫豈不然歟。

自國家有抽調關榷之征而百產以之騰躍彼有財與役財之家計其所得於贏息之歲入以易所欲得者或需或饒其數皆寡他國無此生事之所待者輕彼且以為樂土而思轉適之矣國家責稅於民置司征鹽榷之吏以煩擾之吏數數踵門而削之思欲他適者乃今見諸實事今夫有財與役財者勞民之父母也國工將諸業之所待以興者也自其人徙而母財亦亡故賦稅煩苛不獨農業有必衰也工商二業從之

是故移役財與治地二者所收之利以與貸財與國之人其勢將使田疇就荒工商皆乏吾非不知以財貸國者多即役財治地之家此其人於國之農工商固不能無所顧惜也假使農業日衰工商轉徙彼且無從得其歲收之息財雖然此則貸財者之偶與農工商合而非農工商之必貸財也若僅自其貸者而言之則貸者之情於田之治廢於業之善否固無概於其中也僅自其貸財者而言之彼於田於業固無所知也固非耳目心思之所用也地雖廢業雖僨彼或未之知也彼將不由此而失

其權利也。

國之用賦稅以爲財息者。未有不陵遲衰微者也。始作俑者。義大里之民主國也。其制諸小國。大抵亡矣。其可以言存者。曰稽奴亞。曰温匿斯。顧皆以債不振而將爲之繼。西班牙踵義大里而賦息。然其賦方之義大里爲尤苛。故以國力比例爲論。其受敝也過義大里。夫西班牙之國債舊矣。十六稘之末葉。其國之所負若邱山。而當此之時。英尙未有一先令之負也。地大物博。莫若法蘭西。大負在背。其遁力亦僅已。荷蘭下國之合業。其病實與稽奴亞温匿斯均。夫國債之衰微人國。其效著前如此。而謂大不列顚爽然行之。可獨無害也歟。

案斯密氏之論國債也。可謂流涕長太息矣。其愛國深。故其用意切。其見理明。故其立言決也。顧英債雖重。而國終以富强者。非斯密氏之言失也。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苟不兼綜而衡論之。此何異見鳶飛戾天。而遂謂奈端地吸力之理爲不足信乎。英國自斯密氏之世以來。其所以富强之政策衆矣。格致之學明於理。

汽電之機達於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關係者言之則採是書之言而蠲其疾以從其利也於是除護商之大梗而用自由無沮之通商既有其利闢土四洲移廣貿而通有無故斯密氏之言之所以不驗者蓋由聞其言而即以其道自救耳而我今日之中國因何如乎甲午庚子兩戰以來國債之加者不知凡幾而其財又皆貸之於外國他日和議既成以外人而操吾計柄償賦稅以為貸者之歲歲年增數千萬無名之賦此非取左手而畀之右手也大抵奪吾民衣食之資以為讎國不庸者之豢而已哀哀下民逢此百罹吾眞不知所以繼其後矣

議者謂英之關賦稅以為責息也比諸國為廉平是言也吾亦云爾雖然所不可忘者即有仁君察相際邦用之不得已而有關之賦既已囊括無餘將欲為其無苛斂而不能也今夫荷蘭合衆民主之國也其治賦者又非不知理財者也乃至不得已其關賦之苛與西班牙之為暴者同其事故使吾英舊債之釋負者無幾而數年之

間不幸而更爲戰載而其費財與前者相若則吾英之賦雖厲民不便如荷蘭過且同於西班牙何不可之與有夫謂前有之抽調關權至於履畝算舟之地稅皆與民優游使有餘力以治其生計即在兵旅未休之頃民猶得以蓋藏有餘使國之所損於其上者俄頃而補完蓋治於其下猶得以爲善國此誠制賦者之遠謨而足勤無窮之頌歎者也故較近之兵事於英可謂至費矣顧和約甫諧吾農業之治歸如故也吾工業之繁興如故也吾商業之廣遠又如故也惟其如故斯吾國之母財爲未虧且自時平以還野之業有益進者觀於鄉邑室宅賃租咸增則居民加庶富之明驗也內產之抽調外貨之關權皆增夫前是足以見國中銷貨之彌多產物之日夥取英國今日之國債以與五十年前人言之彼將狂而不信顧英任之若無事然者是非幸禍而可慰者歟雖然英固任其債矣幸勿謂更多而猶可任也亦勿謂債雖壓加吾民之優游自若吾之母財終無損也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他日數十兆之增民氣之傾如魚之浥可也而誰則知之

國債之積。至於既多。吾未見有眞能償還者也。或雖償如不償。抑償矣而不足。其所謂償不出是二而已。故天下之言償國債者。大抵皆荒閉者也。有時須言不能。有時實不能矣。而姑謂能爲之法飾。以塗飾天下耳目。則不若須言不能者之爲愈矣。則有如制爲錢鈔。以少名多。以虛名實。此爲言償債者之常智也。今如有半先令之銀幣。用議院之令若國王之詔誥命之。爲先令。則二十枚如是之幣。將爲一鎊。前之實二十先令者。其銀實爲四翁斯劣。乃今用新制。則爲劣二翁斯矣。今者總國債之數一百二十八兆鎊。一轉移間償之以六十四兆而已足。此雖名償債。實則僅及其半。而前之以財濟國者。於每鎊各受十先令之欺也。且自其令行。不獨貸財於國者蒙其害也。私家之民。將比例而受其損。假使貸財於國者。已亦負人之財。則所受於國者。猶可施之於人。顧此以財貸國之家。常爲國中殷賑之民。常爲人負而少負人。如此則受欺於公債之餘。將又得損於私逋。是以名償債而無其實者。徒困急公無罪之民。使其家產大虧。而於國無絲毫之益。由此而國中之貧富易位。而所富者大

抵皆奢靡無藝之夫而綴恭勤謹治生務業之家反坐之以傾覆且財在治生務業之家則常不失而加進入於侈靡無藝者之手則常失而漸亡國焉有不病者乎故國衙頒言倒荒不可爲無質之債以禍百姓非謂倒荒爲可爲也與爲行詐以售欺不若光明磊落質言不能其於國體所傷爲較輕亦於民生之害爲較淺耳

案嗟夫不仁者之爲國主計也其行詐亦多術矣若鼓鑄新幣而以輕名重或印造寶鈔而命無作有終之漏脯救飢無裨於貧而泯泯大亂觀之前史與斯同事者皆在叔季之世腐敗之朝可以鑒矣尙憶髫穉之日閩中大吏鑄鐵錢開官局以爲一切苟且之計旬日之閒貧富易位田宅典質者紛紛取贖嘗有舊擁鉅資而窮困至不自存者此余所親見者也當此之時幾至大亂幸其令尋罷而受其害者則長已矣嗚呼焉有仁人在上制民恆產而使無罪者蒙籍沒之禍也哉無論古今諸國至貧乏無可奈何之時則往往出此下策於是謗讟起而國隨以亡然亦有行之而不必至是者此其所以然之故又不可不知也即如古之羅馬民主

當布匿第一戰告休之日其亞斯錢舊以十二翁斯鑄者別鑄之以二翁斯而稱同幣而是時民主政府之債公債也乃以一抵六焉其侵奪民財不相應至於如此吾甚居今而思其事以為所不至於讙譁怨叛者幾希矣然而彼行之而卒無翦者其故何哉蓋吾聞其議之起也起於衆謀之皆合發自民會而政府用之不獨於此償然也凡財賦泉幣之議皆如此且古民主國其中小民貧子多貸財於富室而富室欲民舉已者之多也即常定極大之息率故不時還則轉瞬而成山所之逋不獨自償所不能也雖在有力有欲為代償而不得者於是至國家有所除授彼則舉貸者與其意旨之所向者凡以自寬而已蓋羅馬民主之季雖律禁受賕明禁至嚴然小民之所恃以為生者終賴如此之賕與民會歲時所需之粟而已夫既恃其惠養斯推舉之際情有所偏亦其勢也又有時以子母之積既多力不能償而又惡償負之在已則相聚而請蠲逋之詔書抑請詔定新程新程者定什殺之數以為通國償逋之新例耳然則令以一為六鑄為亞斯者亦所謂新程之一而已以貧民之衆而富

民寡也則不得已而諸國逋立新程此其意亦不僅爲民也且爲國計國之政柄彼實操之則釋其重負相與更始未必非其曹所大願也使其事行於今日之英則一百二十八兆之公債了之以二十一兆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足矣吾聞布匿第二次之戰亞斯之減始由二翁斯而爲一繼復由一而爲半翁斯焉是減其原值至二十四分之一矣果使出之於英則今日之債了之以五兆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足矣而又何疑乎

以此而各國泉幣之實更歷數世皆不及其前所名者夫不及其前所名者以輕爲重也而尚有以爲雜質其用意蓋與前等今如英國重一鎊之銀幣以今圜法之所定所雜銅鏈不得過十八便尼威特者也乃今雜之以六翁斯如是則二十先令所值之銀將不過與今幣之六先令八便士等是無異以六先令八便士爲一鎊之以輕爲重以寡爲多也此其所爲雖不明言實與法人所謂升名之事正等升名者取下幣而名爲上幣也

願升名之事雖非法侵民然無所隱飾也而以僞亂眞其事常出於姦欺鑄法之官新鑄之幣幣輕重大小之形色常無異於舊日之上幣發而行之以欺其衆往者法王約翰爲此以償國債則令造幣之吏爲甚重之詛誓以秘其事即此故也以下名上與以僞雜眞二事皆不道以下名上者著而爲之者也刦奪之賊也以僞雜眞者隱而售之者也穿窬之盜也雖然隱矣終朝用而夕覺而國民之怨憤必加夫前也幣經升名常一變而不復雜眞彌甚則其爲復也彌疾蓋升名之幣民亦可升其物價以與之相受至於雜眞之幣非復舊其民必不安而禍至無日矣

案雖哲斯曰造幣而雜以下金大亂交易之事而民不相信按估金之價以大權而受害最深之家乃國家之所最宜保護者其害實比升名爲烈民之怨憤夫豈過哉

當顯理第八之末年與義都活第六之初載英之衆幣升名與雜眞之事兼而有之蘇格蘭當雅各第六之代亦放而爲此歐洲各國歸其前事大都無一免者矣

夫謂英之財賦必有漉然釋負之期固爲塙論即令降而益少已爲難矣國家計歲
費以定所收之賦餘者無幾欲其積微償鉅勢所不能假使必欲釋之則加賦一也
減費二也其所加所減必至大者而後能舍此無第三術矣
使由吾之說推前有之地稅屋謝令其益公以溥且變抽調關榷之成法如前篇所
云云者將黎庶之壓力不見其增而歲入之所益多甚鉅顧雖以計學甚精之家其
爲國籌財賦也即令歲入遞增國債之降微有日矣而終不敢謂從此無鄰敵糾紛
之事而國債不至於再增也
今欲擴英之賦法使之徧於所屬之地而加諸英產抑歐產之民則國家之歲入必
鉅是誠有然然而以英之舊制論賦不可徒加也加其地之賦則必進其民於政府
議院而後可其員數與賦額有相爲比例者乃者以彊有力者私利之所關以平民
囿習拘墟之舊見過於更張必相愕眙而深閉固拒此亦事有至難不可猝變者矣
今姑無論通舉之可行與否而試察用英賦法徧於所屬者其利害爲何如既行之

後國家之歲入其所能增者幾何又既以公溥之道爲之是英屬者爲擬敝乎爲康樂乎凡此當亦吾國言計者之所宜用心而是書之作闕之爲不備者矣昔者摩勒胥爲烏託邦之寓言矣使不佞之言譏迂闊而無當於用乎要不外爲是書之續而已夫何恡焉

大不列顛之正賦四曰地稅也曰印稅也曰抽調也曰關榷也

持愛爾蘭與北美西印之民力以與吾英較則英之地稅固愛民之所任而美印之民之所優爲者蓋三土之民無教會什一之助亦無貧算夫英民有此而不病地稅則無此者其任而優爲之宜矣教會什一之助使其地無折征之成約而常取土物者其有損於田主之稅租實過於鎊取五先令之地稅蓋不止得租之四分一也今假不爲折征而一切非正屬教會者不計則英愛二島之間什一之助不在七兆下矣故使無此則二島民力紓者亦知此數雖以此益之地稅之中彼將不知其重則矣由是而知北美既無什一助教之抽其力必任地稅而不爲虐固知美印二方之

地不若故國委之佃農故不能即租以爲算然英者威廉馬理亞之代其税畝也亦未嘗即租以定額其爲算雖未精審然足以行賦古既可行於英今亦可行於美抑爲之測量丈田如今米蘭與地利普魯士沙諾尼亞之所爲亦已可矣

至於印税則其事之易行固無俟論但使其國之典章文具相若而一切土田室宅之相受有契約質劑者則皆可以征印税也

用英國關權之成憲於愛爾蘭美利堅固爲大利特宜使商務棣通無一切苛碎之禁防與英等耳賦税既均則所享之權利宜一此固道國之通義也故於愛則凡可以束民手足者其政宜除於美則册貨非册貨無謂之分殊宜絕美有所通何必於去英之遠近則前設非尼斯底爾以南以北之分宜廢矣凡在英屬平均若一則將以關權之不殊其流通無沮與英之捐業正同如此則合爲一國前此境外之商今無殊境內之業矣其市場既大其贏利自優而國税又爲從而獨揹乎彼愛與美之民雖有新增之關權而所收於進盛之商業者方綽之而有餘

然則英之賦法所行之於外屬而宜酌改適宜者獨內產之抽調耳蓋抽調所加未皆盡物常取其饒而用溥者以加之今如愛爾蘭雖於英爲外屬顧其物產與民生所日用者與英無殊則推而行之無俟改也北美西印其物產人事與英迥別故欲其推行盡利勢不能無更張也英內地諸部有產蒲婆之酒與麥酒者其抽調皆有專條即此意耳

英語謂麥酒爲啤兒而美有釀酒以赤餹爲之亦名啤兒蓋名同而物異者也啤兒家而飲之而不可以久置不若英之啤兒成以麴糱可多釀而儲之以待月日之沽也顧其物家有猶饔飧然今使抽調之事祇之與英之啤兒同科則監榷之吏貌獰而氣粗時至民家勢且侵轢而呵斥之是非治以便民自由爲本之道也故欲賦之平稱而是物在所必稅則與其稅已成之醴醪莫若稅待醞之酒材抽之於製醞之家而不使則莫若權之於運銷之人境也議院之令凡進摩拉斯（即紅餹今閩中以爲板餹者）至美者每一格倫權一便士而是權之外其以船運入馬沙翁什海

料者每一蔬首權八便士其由北部運入南葛羅利納者每一格倫權五便士凡此皆變調為権者矣假如是而猶有不便則民得自占其一家每歲之所銷或以人數言如英國之稅麵或老少男女有異等如荷蘭之稅鹽或用德瑪賚之法所謂黃民一切用物皆宜以其法制調權者其法已前言之銷行之於旦暮銷亡之物未必真便耳雖然使一時無他良法德瑪賚所言要未必不可用也

物固有最宜於加賦者以物既非生事之所必需而所銷又最廣非需故賦之無損於民生而不為虐所銷廣故取之於歲入為多此如蔗餳蔗酒菸葉皆此類矣故使繼今以往英本國與美之內屬者合此類之賦可徵之於在田在廠之時抑如是而猶有不便則別立廠府受之其擇地或與田廠為鄰或在商埠口岸諸所貨主人與監権者並司之至出售之日抑轉以外運之日則收其應稅者如此則民無不便者矣關権之政凡貨出口外銷者不稅是固可行特須有質征知非出口之後復回本國他口者乃可優免關稅英之賦法屬境內輸之後所將宜改絃者惟獨此耳

欲總英與屬之戶口賦稅而通計之。必求其覈。固難。即行吾術。國賦之所統增者幾許。是亦不可以前知。雖然求其近者。當有道矣。往者英與本國以其常法能於不及八兆之民收不止十兆之歲賦。愛爾蘭民數約二兆。而北美十三部之民數約三兆。（自注自其合衆會所報言之則三兆不止也。夫北美新造殖民之地。而戶口之盛如此。殆有夸詞。彼之爲此。蓋內則以厲自立之民。外則以怵所受制之宗國。未必實也。故言北美西印之民數不得過三兆也。）故以大度綜之。則歐美兩洲英屬之民。總十三兆至矣。向者於不及八兆之民。歲收十兆不止之賦。則同一賦法於十三兆者。以比例言。當得十六兆二十五萬鎊有餘。然愛英二土之中。凡所以爲治爲守者。又不能無費也。愛爾蘭經費合所以還歲息者。通兩年爲計。盡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三月。歲劣七十五萬鎊。北美西印未爭自立之先。其度支共十四萬一千八百鎊。而新收之地。如馬理蘭如北葛羅利納及歐洲所得諸新地。其歲出入皆未計數者。歲入亦不下三四萬鎊。故舉其成數言。則所以待愛美之度支。區一兆鎊爲之足矣。是

所餘者十五兆二十五萬也有此以供全國之歲費則所有餘而以了公債者可得六兆二十五萬鎊也況償欵項之大既如此況其還則子從而輕十餘年以往減者至疾則公債可望悉還而國力有復蘇之一日矣豈非甚休可賀之事也哉且於此之時國民喙息亦可息肩無藝之賦得以廢去凡需物之調貲材之權皆可勿取如此則稅率亦減而百物之產製加廣有以爭天下之利市蓋惟其徵廢而後求者益多求者益多而後供者益衆庶幾舉國之歲殖日豐而勞民之生事日舒生事日舒故其用物益宏而國之賦稅亦從以加盛此誠國民交富之樞機而民富則風俗日醇又為理財以外之事矣

雖然欲其歲賦之所增倏然即與民數為比例是又未必然之事也蓋稅法初行民所不習則不能不多寬貸且即令無所假借求所入悉與民數為比例亦有難者蓋在貧陋之國民所用調権之餽物甚寡而戶口彫疎則其隱匿偷漏甚易如蘇格蘭小民其用麥酒無多而麯蘗至於啤兒貴勒二種麥酒以比例言其抽調之數皆遜

英甚遠。至於此項抽調在彼尚無隱匿者。其酒業抽調。若出口之關榷。則以民數比例言。在蘇所征。常不及英。此不獨坐稅貨之銷少也。亦以匿漏至易之故。其愛爾蘭小民。則方蘇尤貧。而戶口之彫踈相若。然則在愛爾蘭復此稅額。且不如蘇矣。北美西印之白人。雖在下戶。其居養常比英之小民為優。而所銷之饒物甚賖。獨至黑種。居美印民數之最多。然為奴隸。則生事劣於蘇愛之小民。雖然。謂黑種之民。其飲食不充。而所需有榷之貨必劣於吾英之勞民。則又不可。蓋富者之畜奴隸也。如牛馬然。養之將以為力役也。如此則食之必盡其材。飲之必娛其意。夫而後其力奮而主人利也。故黑奴所日受於主人者。酒數升。菸數兩。大抵與白奴同也。雖其物有調榷。主人不必以是而減日頒之常率也。由是觀之。則稅貨之銷。以戶口比例言。未見美印之細於他屬也。至於偷漏闌入之弊。則以其地戶口之寡。荒曠之多。誠恐不易盡。察。然使舍其淩雜細瑣。而獨征其一。抑舍酒漿而前征麯蘗。吾未見偷漏之果難察也。內之抽調。外之關榷。皆遺其細而專於其大。則將一切移用英之二稅之所收。必與

其所銷售者相比例不必戶稀之國其逃貲之賦遂溢於衆民之邦也

識者嘗稱北美無金銀泉幣其境內懋遷所資以通轉者大抵皆用寶鈔即有二品見幣皆致之大不列顛以易其生熟之貨物自無見財故亦無以供稅彼以謂吾英既取其金銀而罄之矣彼又安能出其所本無者供國用乎蓋時人之論如此

雖然今北美之所以無金銀者非緣國貧而後爾也亦非其民欲致斯二者而力不足也夫其國庸率致高而糧食價於英為賤庸高而糧賤則其民誠欲其物無論何者必能致之故北美金銀之寡非以貧也本非所急而未肯易而有之也

今夫二品之所以便民非有之而不可者以境內境外有交易耳境內之交易可以楮幣行而其便不遜二品者吾於部乙既以云矣北美地廣而民疎故居其土而多貲抑致物產而有餘則出之以易金銀二幣資交易也不若施之於地具器用庀物材治斧斤耒耜之為有利也蓋財成金銀則滯以之備器服時則有所生而日中之市又不可以無易中則其政府製為楮幣以前民用蓋往往甚足而大有餘焉彭斯

爾花尼亞之政府嘗出鈔以貸居民而收厚利他如馬沙貿什則以鈔爲國用待其折減而後以價稍稍收之如在一千七百四十七年其政府嘗用是術償太半之公債償者僅及貸者十之一也蓋其民以不用金銀爲便而其政府以鈔爲之易中此而不謚無弊然通國之費所省大矣自其鈔流轉之既有餘故金銀見幣爲所驅而市不多見此其情與與者蘇格蘭用鈔之日正同美與蘇之無見幣皆不以貧而繇民之發業趨事者多斥其財於常住循環之二毋以金銀爲滯財以鈔爲周事耳北美西印諸英屬其與英爲易也自不能不用金銀之見幣然亦不得已而後用之其得已者亦不用也至不得已之時吾未見其無金銀之用也

產菸之屬其與英通也則與英爲賒其爲期甚久時至而後以菸償之蓋以菸償債固甚便於產菸之屬而英商得此運售於英所復者常不止於原價是倍稱之利也斯亦便之矣商以貨易者不儲待支之見財因之而亡息利行店屯棧之儲貨甚多而交易之道甚廣雖然以一商而與衆商交受衆商之輻湊不能皆償之以一宗

之貨也。獨英商之與威古尼亞馬理蘭通者。其商皆得售貨出當業以菸爲之價。英之銷英菸數廣。得菸有餘利。得金銀無餘利也。故英商與二地之商通。其金銀爲無用。然則境內封外之交易。皆不仰於金銀。而二地之見財。亦坐此而嶄少。顧威古尼亞馬理蘭者。非貧竭也。其雖盛然積有。過諸他屬而無不及者。其他以北諸屬。若彭斯爾花尼亞。若奴約者。若紐者西。若紐英倫之四省者。其出口運英諸貨之所值。常不敵其所受於英之熟貨。如此則有出進之差。故其償英也。有金與銀。而二幣常足以給事。未嘗闕也。

產餳之屬。其與英通也。總諸貨之歲所運英者。其值不及餳。假使所受於彼者。皆必以金銀補出進之差。則西印之通商。正商宗計家所指爲最不利國者矣。幸而產蔗之區。主之者多英民。而猶居於國者。其歲租皆任土而以餳納。西印之商所收之餳與蔗酒。則又不及其所售於彼之雜貨。如此則必有金銀以補其不足。而金銀又未嘗闕也。

顧有時而取償紙滯不應期者。其故又不在進出差之大小。致見財有難易也。英屬之償英逋也。大都北部易而南部難。北進出差雖多而仍易。南進出差雖無有雖小而尤難。蓋償逋之難易。恆視其屬賦土之多寡。賦土多。其民之需財急。往往屬地延廣。過其力之所堪。如雅墨加島荒土猶多。故其民之償逋較之巴白圖安直瓜壟古力斯托福數小島地盡闢者。爲紙滯矣。其他新地若古冷掃邌。若吐拔戈。若聖維因生。若多明尼加。皆以用財至多。民靳其財。留以殖業。而償逋不期矣。豈貧哉。故屬地之金銀少者。其故非以貧乏之。蓋財用於興作食功者多。而易中則取其至廉之格幣。至於必用。未嘗闕也。其有力短信渝者。其故亦不由貧。而由興業擴地之過廣。其短於財。正由於負財。昔英所征於彼之賦稅。兵刑所用經費之餘。皆捆載而歸宗國。即用貴自彼。其力綽足以任之。特務廣貪多之情不能不遜耳。英商之治美業者多。設有所逋兌。但以吡勒爲之。角夬之金銀。不必出美可也。

夫英之國債之重如此。就令責愛爾蘭美利堅二國之民。相助爲理。非不公也。蓋英

民用無獨立之力變舊邦而爲新國此不獨英民之樂利也愛爾蘭從新之民其所享之權利身家之自由產業之安固實以之且自新國立而北美諸部有冊書而其民享平刑與教之幸福優游泮奐樂業安生豈可不知所自且國償之降而益豐者大抵以禦外仇保疆土耳所保者不獨宗國也殖民之屬通商之步兼而有之幾近之戰用財最多則直爲美而後起事耳夫既同享其利矣則使之公任所費誰曰不宜以愛爾蘭而與大不列顛合其利不僅商業宏通而已也總而核之雖以合而賦稅增加其所得必過所失遠矣往者蘇格蘭以合於英而爵貴之權大減小民意氣大以發紓今愛爾蘭小民其受爵貴侵逼可謂至矣惟合於英而後可以免此且愛之爵貴與蘇格蘭異蘇之爵貴大率皆舊家豪族而愛之貴介多起於教宗與政黨故其爲侵也愈虐而被侵者愈怒此愛爾蘭內訌之所以多於他國也使愛爾蘭不與英合吾恐其國勢內崩雖數十百年民氣猶離析而不可和而爲一也

美屬無爵貴皆齊民然不得謂以此合英遂無益也蓋齊等之民以其勢均而分門

戶相持不下而國常以不安向使不牿於英將其紛爭彌甚故未議自立之初諸黨以有約束塞涓撲炎勿使已甚而美屬以循今若壓力盡去則不相下之勢將不旋踵而化為兵爭流血之事矣由來大國統以一君其朋黨之紛遏常較近畿為遜蓋近畿據勢政門之所在黨人所爭往往在此去之益遠則其所爭者亡而憤氣亦定也故蘇之黨禍常不及英設繼自今諸屬內附將愛爾蘭之黨論且不及蘇而美印諸屬尤當帖謐吾非不知諸屬內附之後其賦稅之重為前此所未有然政府得有餘之賦國債早了歲息降輕行見數十年以往全英之賦取足平時之度支而止是重者一時而不重者無窮期也

國家拓土開疆西有美洲而東有印度印度者國民之所有而非公司之所有也使有術以治其賦則國之歲收將有大於右之所列者其幅員既廣而地力未腴以為積比例言謂富庶過大不列顛可也顧其地之賦稅已重不可復加閔其民之不幸直當多所蠲舍而後為宜治之之道非加賦也取已有之賦而加綜核焉國之所收

夫已不可勝計矣。重賦云乎哉

國而廣其歲入。其術無他。增賦稅以厚其入。節經費以謹其出而已。增賦厚入之事。具如右矣。使其事有不可行。抑所增有限。稱負無期。則舍節費無他道矣。夫昔英政民競賦之政。固尚有其可循而益加精密者。顧以較諸國之賦政。則英尚有一日之長也。無事之時。其所以整軍經武者。他國以財力兵威。遠不及英。而費過之者有之矣。然則其事因無費之可節。明矣。獨平時藩屬之費。實非綜核而可省者。猶多假使費無從出。當罷其事。況以有藩屬。邊釁易開。一旦決裂而以兵戎。則邱山之費。尤非常用區區所可方擬。近日之戰。其費於大不列顛者九十兆。則純爲藩屬而後有。一千七百三十九年西班牙之戰。繼之而有法蘭西之役。所費亦過四十兆。其事亦由於藩。蓋後加之債。所爲手足而空腹心者。實倍於戰前之原數。向使無此。則舊負全債未可知也。使不爲所屬。則前戰之有無。不可知。而後戰之不行。殆可決也。蓋國民之意以謂藩屬者。全英之一部也。如手足之助其百體。逞惜費乎。顧手足之競其百體

者以百體之衛其心腹也苟不衛腹心即非百體今外屬於英財與兵兩無所助矣如是者謂之附贅縣旒徒用飾觀而已然使其財之足供是飾觀者誼固當已而不已竊恐周防之費後且益加乎前英之君上謂其民曰吾於西海有莫大之疆土雖然是徒懸諸虛願而已耳非眞有此土者方經營之而不可以入版圖充國計惟經營故有常所費而無所利即專其市是方爲失非爲得也是以及今之日英之爲政者宜實副通國之所期此而不能則宜幡然改圖而毋爲無窮之費徒空心腹之財而以爲附贅懸旒之飾觀吾恐見英前之所得也則亦反而圖其本乎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學
譯書院第一次全書出版